

豹子酒

石 琪

大眾文藝
刊載



酒 子 豹

琪 石

大衆文藝叢刊

第一種

豹子酒

作者：石

琪

編者：沈

寂

發行人：丁

基

出版者：大衆出版社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電話三五六七〇號

印刷者：正風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電話三五六七〇號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元

定價

目 錄

媽打鑼	一
峨嵋山下的夢	二一
豹子酒	四一
古城的仲夏天	五九
佟五的女兒	七七
生人妻	九五
北極風	一一五
偃龍旗	一三一
隱身術	一五五

媽
打
鑼

原
书
空
白
页

「鐘鐘鐘鐘鐘……」

『二禿子——！』

「鐘鐘鐘鐘鐘……」

『二禿子——！』

錢大媽披着頭，散着髮，脖鈕和橫絆都解開着，讓一個大氣累脖完全露在衣裳外面，腦門子上：兩條眉毛往中間擠，輒成一個怪難看的八字，滿臉通通紅，由太陽穴紅到兩顆高顴骨，又由高顴骨滑下來，一直紅到氣累脖，頭髮和那怪八字的中間滯着一層大汗珠，一動也不動。

錢大媽的兩隻枯黑色的眼睛，東張張，西張張，失神的閃一閃，那氣累脖就吃力的往上抬一抬：

『二禿子——！』

「鐘鐘鐘鐘鐘……」

『二禿子——！』

一手小銅鑼，一手木棒槌，「鐘鐘鐘」不住的槌，人堆地方張張眼，人少的地方也張張眼。背後面隨着一大羣小孩子，五六歲的赤精光，七八歲的一條破褲衩，滿身滋污泥，拍手打掌

的在後面跳：

『看呀，快看，媽打鑼！』

呼嚕嚕就又擁上一羣小孩子來：

『媽打鑼，媽打鑼！』

錢大媽還是敲打着。

另一個探出頭來，伸伸舌，悄沒聲的：

『媽打鑼，打他媽的屎！』

『哈哈哈哈哈』大家夥又笑了起來。

猛的錢大媽一回身，一把抓住了：『七片子！……』

大羣大夥的小孩子都『哇呀呀，哇呀呀』的翻身就跑，老遠的停住，纔拍着胸跺着腳：

『媽打鑼，你敢抓住七片子，媽打鑼，你媽拉個屎！』

七片子一隻胳膊護錢大媽拖住，歪着身，斜着肩膀，滿臉掙得通紅：

『錢大媽，你放手，錢大媽不是我……』

『看見二禿嗎？』

那個扭着眉毛，苦着臉：『錢大媽，你鬆手，我告訴你！』

錢大媽手一鬆，七片子就跟一隻小兔子一樣，滋溜的一下子溜得老遠，老遠，精赤的黑胳膊

往眼睛上一抹，兩隻中指死勁的把下眼皮往下抹，嘴唇撇得多老遠：

『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屁，你倒想！』

跑遠了的小孩子們又聚了上來，圍成一團團，鬨鬧的笑，一面跳着腳，比齊嗓子唱：

『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屁——！』

綴在拖長的聲音後面一大陣「哈哈哈哈哈！」

太陽白化化的在頭頂上燒，何苦來，滿臉汗珠子，到處的敲銅鑼，遍地的喊「二禿子。」

我走過去拍拍錢大媽的肩膀：『錢大媽！』

她木怔怔的眼睛怔了我半天，徒的把我的長衫前襟用力的抓住，讓牠們聚成一大堆難看的皺紋：『你，你——』怔了一怔，突的拋出來一句話：

『看見我二禿子嗎？』

四周圍的小孩子都怯怯的圍在四周，好奇的探望，這種事我已經經驗過不知道多少次，我知道胸前要皺起一大堆難看的皺紋，也早知道一大羣赤條條的野孩子會圍上來，我倒不窘了。

我不是說，大太陽白化化的在頭頂上燒，何苦來，滿臉的汗珠子，到處的敲銅鑼，遍地的喊

「二禿子！」

看在我那故去的錢大爺面上，我得想法子教錢大媽回去，不然她也許直喊到被太陽燒死！

我點點頭。她的手一鬆，我趁機會退一步。

『你見啦！』我搖搖頭。突然她踩着腳哭了起來：

『你騙我，你冤我，你嚇唬我，給我的二禿子，二禿子，二禿子呀——』

小孩子們就大驚小怪喊了起來：

『媽打鑼哭了哩，媽打鑼！』

我把錢大媽的銅鑼接過來……

『讓我去找吧，錢大媽，別看大熱天把你累壞了，回去歇歇吧！』

她那裏肯聽勸，堅執的搖着頭，邊扯着我往前走，邊哭喊着：『給我呀，二禿子！』

我上那裏給她找二禿子？不得已我就在前面敲起銅鑼來，裝腔做勢的喊：『二禿子，來家呀，媽找你哩！』

錢大媽也綴着嗓子：『二禿子——！』

於是我又「鏗鏗鏗鏗」的亂敲一陣。

『二禿子，來家吧！』喊着喊着我就把銅鑼敲進小巷，敲着敲着，我就把錢大媽敲到了家。不要以為我不肯幫着錢大媽找他的二禿子，雖然二禿子比我要小十多歲，我們可是好朋友，錢大媽也和我談得來。

我一樣也是個善感的人，流浪，使我在江湖上浪蕩了這麼多年，我見的東西還少麼？不用說別的，二禿子這一家就夠說上老半天，所以你想，我怎麼能看着這老太婆在大街上讓一羣小孩子

們羞辱，取笑？讓他們綴在屁股後面喊：『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屌！』

要不然我肯穿着長衫，拿着小銅鑼滿街的敲，滿街的喊：『二禿子，家來吧！』

「鏗鏘鏗鏘！」

爲了找二禿子，我差一點沒有跑折我的腿，可是是一隻鳥，羽毛未豐的時候你圈的住他，翅膀硬幫了，一拍，拍，拍，「兩翼一拍，還不是愛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張下天羅地網可也擋的住？」

爲了找二禿子，北邊我出過關到過長春，山海關以外我兜過多半個大圈子，南邊江浙贛皖，那一省江湖場我沒有到過？錢大媽不知道，我豈祇僅在北京城敲敲銅鑼？我對得起死鬼錢大爺，我交代了這交情。

我不大會講故事，可是我要是不把這故事講給你，你怎麼能會瞭解我？

可是我應該怎樣講呢？

我第一次認識錢大爺的時候，離現在，大概總毛二十多年了吧，那時候我第一次在天橋擺上一隻小枱子，陳設上一點紙墨筆硯，草標上插着一隻信封「代寫書信」，那時候我纔十七，我還應該讀點書，可是我的長衫上早已補上第三個補釘，我不得不出賣我這點可憐的貨色。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也是一個大熱天，辦帥正吵嚷着要保小皇上坐朝，北京城裏亂嚷嚷，那是民國幾年？我記不清楚了。

我祇記得在我的小桌子旁邊，有一座擁擠的把式場子，密麻麻的圍滿了人，裏二圈外一圈，就看不見裏面是什麼樣子的人在練把式，我能看見的祇是一隻丈五高的大竹幡，冒出頂子上一張雪白的緞旗子，迎着風『撲碌碌』的亂顫，碗口大的黑絨字；『信鏢信義堂錢』。

我吐吐舌頭：『他！』

他是誰？誰不知道！信鏢信義堂錢，錢道義，走過北路的誰不知道？三十多歲的時候出過錄頭，信義堂一隻鏢旗到處行的開，清末北路鏢頭第一把交椅。民國以來鏢行裏人落在天橋的並不少，可是我想不到他，信鏢錢道義也幹了這個。

他應該有錢呵！

可是我的遐想被轟天的叫好聲扯回來了，我把腳站在板凳上往圍子裏看！

一個老頭子，花白的鬍子，赤光肩膀，正把那丈五的大幡由頭頂上一幌，一隻手「蹀」的接住，一點也不費力氣。

『好！』

老頭子把幡往地上一豎，抱住雙拳：

『獻醜，獻醜，求您幾個！』

他在那大幡呵，這年青人都不敢動的玩藝兒！

我深悟到生活的逼人了。

傍晚，我正在收拾攤子的时候，忽然背後受了親熱然沉重的一掌：『辛苦，小夥子！』我回過頭來，——花白的鬍子，滿臉的笑容——他，錢追義！我立刻約束住自己：『辛苦，老師傅！』

『做什麼的，小夥子，怎麼會落到天橋來？』

我朝他苦笑一下：『替人寫點信。』

『念過書？』

我點點頭。

『進過學？』

我頷頭的點點頭。

他彷彿倒爲這微小的功名吃了一驚，搖搖頭：

『可惜，可惜，怎麼幹起這下路活來呢？』

我看看他那結實的臉，我的臉不覺更加紅潤起來了：

『沒有法子呵，老大爺，要吃飯哪！』

他一腳踏在板凳上，一隻手用力的拍拍磕膝蓋，半天半天沒有言語，忽然一蹶腳：

『飯，啐——』長長的嘆一口氣：『吃飯！』

就大叉着步走了，我是這樣認識錢大爺的。

以後並沒有什麼希罕，每次見面他總拍拍我肩膀：『好好的幹，小夥子，年青人，有望！』有什麼望呢？爲了吃飯誰也不能不在天橋插草標，賣力氣的人反倒是可羨慕的了。但我們的交情却這樣的種下，而且生長起來了。由於過近的黏鄰，我而且認識了二禿子——他常在他爸爸的天幡上玩點花樣，一樣的時常博得人喝采。

二禿子纔八歲。

十七歲的漢子和八歲的孩子結成好朋友並不希奇，十七歲的人，雖然早就被生活逼成了年，童心却還隱藏在心的底處。

有時二禿子一個跟斗由大幡上翻下來，在半空中他還會喊：『大哥！』

我總是站起身來拍着手，高聲的喊

『好，好二禿子！』

日子過多快，眨眨眼，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樣，爲了很早的便放下了書本，很早的就爲了生活在江湖上闖蕩，這『信鏢信鏢堂』的旗子多快的便把我和錢大爺扯在一起！

二禿子，年紀倒底小，他懂什麼，整天的嘻嘻笑笑，再不然擠到別的場子裏去聽別人唱小曲。你想，我怎麼看得過去，錢大爺一把的年紀，還扛着大幡實鑿實的玩兒？命

倒是我時常撫摩着二禿子的頭腦袋念叨：

『二禿子，快一點長大吧，在菩薩前多磕幾個頭，長得快一點，早點把爸爸替下來，一把

的年紀！」

二禿子翻着烏溜溜的睛珠子瞪着我。

他不懂！一眨眼，他又鑽到別的場子裏去了。

二禿子長得太慢了，錢大爺等不及他！

天下過一場豪雨，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場雨來得使我來不及收去攤子，當做血本的信封和信紙都被雨水淋得稀爛，我顧不得猶豫，一把扯起圍桌布，包住東西，往小茶館裏便跑。

這一場雨，把天橋差一點變成了水池子。

第二天仍舊是大晴天，我仍舊把草標插在信鏢信義堂的旁邊。可是我沒有看見那展着雪白緞旗子的大幡，場子上的大板凳疊在一起，錢大爺沒有來。

明天，錢大爺還沒有來。

.....

第七天，我看見了二禿子，幾天不見，這小子的一副圓腦袋，瘦成了一個猴兒臉：

「怎麼啦，二兄弟！」

他那消瘦的臉上也泛上一點紅暈，小小的年紀！呆了一呆：『大哥，您有數餘錢給我買塊窩頭！』

我明白了，我祇有嘆氣的份兒，打開紙盒子，把我所有的錢都交給二禿子：

「二兄弟，拿回家去，見着老大爺給我捎個好，趕明兒收了攤子我去給他老人家請安！」
第二天我沒有去看錢大爺，因為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在天橋支起攤子的時候，我又看見「信鏢」的白緞旗子招展在那裏了。

錢大爺又着腳步由場子裏趕了出來。

「早啊，老兄弟你這是……」

我知道他要提到昨天的事，紅着臉低下頭沒有言語。

他像窺知了我的意思，兜住了話頭，搖搖腦袋，長嘆一口氣：「難為你！」

我抬起頭來看看他：多麼蒼白的臉啊！

「錢大爺，你病了！」

「唉，好多了！」

他撫撫自己的肩膀：「好多了！」

那裏，他明明……他轉過身：「回頭見，大兄弟！」

我的心裏頭，就像一百條馬疾馳的兜了一個大圈子，趕不及的一把揪住他：

「你，錢大爺……」

他笑着撫撫我：

「放我，放我，大兄弟，要做活去哩！」

我差不多要喊了出來：

「你不行呵，你有病！」我頹然的把手放下。

他嘆了一口氣，裂着嘴笑了：

「要吃飯，大兄弟，你說過，要吃飯！」

我沒有話說，他仍舊轉過身，又着步走了。

怔怔眼看他那瘦損了的背影，我搖了搖頭：「啐」！

我有什麼辦法，對於我自己，一支秃筆，整天「刷刷刷，刷刷刷」也不保準準能奔上一天三頓窩窩頭，我懂得江湖上的義氣，可是我……

買賣來了，我開始提起筆來，蘸好墨在紙上寫：

「賢妻粧次前托曲五哥捎去現大洋三塊想已妥收汝在家應該多多孝順婆婆……」
突然信鏢信義堂的場子「嘩」的往前一擠，大堆大堆的看客不約而同的：「呵」

立刻又噙噙嘴的嘈雜起來。

我下意識的手一抖，好像有誰拿大棒錘在我的頭頂上猛的敲了一記，筆尖一溜，白化化的信紙上抹了一大條黑道子。

主顧在旁邊看的急了起來：「你，你這先生，你……」

我連理都沒有理他，拔起腳來往外面就跑，一隻腳掛住桌子腳，桌子不甘心的翻倒在地上，

紙呀，筆呀，硯台呀，翻了一地……

我沒有看見，我像飛一樣的竄進錢大爺的場子裏——

錢大爺倒在地，大幡的糊直戳進他的肚皮，歪在一旁，一節腸子不甘心的跳了出來，流了一地血……

爲什麼，爲什麼我剛才沒有拉住他！

我一把抱住錢大爺的頭：『錢大爺！』

他祇來得及和我說一句話：

『要吃飯——唉——』

『哇』的一大口血全噴在我破長衫上，兩隻眼睛往上一吊，微微的再嘆一口氣：『飯！』身體慢慢的涼了。

『信鏢信義堂錢』的白緞旗子截在大板檯上折斷了。

招呼着人把錢大爺的屍首抬到門板上的時候，錢大媽扯着二禿子的手哭了進來。

望着這一對孤兒寡婦，誰不嘆一口氣？

過幾天坐在蕭條的錢大媽小廝房裏，我看見錢大媽的脖子下面已經鼓起不小的氣累脖子了。

『怎麼辦呢？錢大媽！』

錢大媽扯起一塊污膩的手巾，撫住臉抽噎着：

『怎麼辦，大兄弟，你看見，我這麼一個老太婆，二禿子又這麼小，孤兒寡婦還……』
難堪的最是在傷心的時候找不到給人安慰，我恨不得一把把時間扯斷，讓他們像斷綫的風箏一樣地向兩邊飛吧！

靜靜的聽錢大媽的抽噎，我默默的盤算，一天最少能寫幾封信，是不是能夠省下一個半個的窩頭來？

二禿子翻翻黯了光的黑眼珠子：

『媽，我去練把式吧！』

我吃了一驚：『你？』

『我會的不多，再唱一點小曲！』

小小的年紀也捲進生活的苦海裏了。

錢大媽由手巾底下張出一隻眼來苦寂的看看二禿子：

『你，你一個人？媽這麼一個老梆子，好幹些什麼？』

『媽，媽打鑼！』

媽打着鑼：「鑼鑼鑼鑼」

二禿子在場子上，着跟斗，扯着花拳。信鏢信義堂錢的白緞旗子仍舊扯了起來，但不再是花鬚子的北路鏢頭錢道義，而變成他的八歲的兒子了。

對於這孤兒寡婦的玩藝，撒手扔錢的人還不是爲了憐憫？

每天早晨我執起禿筆來便聽見隔場：

「鏗鏘鏗鏘」

我那一回不嘆氣呵！

有人擦過我的檯子互語着：

「看看去！媽打鑼！」

不要看不起天橋這卑鄙污衊的地方，天橋時常也是慷慨的施捨着憐憫。

媽打鑼，媽打鑼！

媽打鑼天天也能混上三頓窩窩頭了。

該輪到我撫着二禿子的肩膀嘆了：

「好好的幹吧，二禿子，父是英雄兒好漢，爸爸當年闖蕩江湖有名聲的，知道爸爸是怎麼死的吧，好好幹吧！」

差不多是每天，我和二禿子重複着同樣的話，爲什麼？錢大爺不見得會喜歡他的遺孤在別人的憐憫下生活吧？

日子過得快，誰知道怎麼一來我就把我的破長衫換上了新的，怎麼一來我就捧起了我在天橋出賣文字的草標，又捧起了我的書本。

別人說我高發了；是的，雖然我仍是啃着窩頭，可是我的生活確是比從前舒適一點了，天曉得，我並不願意離開那卑鄙污穢的天橋，要不是我要多捧幾天書本……我……。

二禿子長大了，他時常來看我，我也常去看他們，見了面我還是重複我的話：

『好好的幹吧，二兄弟，父是英雄兒好漢，不要拚了信鏢信義堂的牌子！知道爸爸怎麼死的吧！』

他懂了，他時常變得太容易激動。

忽然一天的深晚，他把老娘拋在家裏，一個來尋我：

『大哥，你有數餘錢？』

我驚訝的抬頭望望他：『有，你有急用？』

他搖搖頭，沉靜了半晌，突然：『請你替我照顧照顧老娘！』

『爲什麼，你……』

他閉起眼睛沉靜了半晌，突然「砰」的把桌子一拍：

『大哥，我用不着瞞你，你說過，爸爸當年闖蕩江湖是有名聲的，我不能拚了信鏢信義堂的牌子，關外遭鬼子糟塌了，有人在那邊捎信來喚我，年青人得有些血氣，我，我要替信鏢信義堂掙口氣，咱們不只是土地上的玩藝……』

他告訴給我些什麼，我當然忘不了，爲了錢大爺，爲了……我能攔住他的壯志麼？他比我更

多瞭解。但是爲了那年老的錢大娘，我也不能忘記我怎麼懇摯的攔阻過他，我勸他，差不多舌頭都說乾了。

他猶豫了老半天，終於答應了我。

我深慶我的成功，那是爲了錢大娘，夜裏我睡了一個好覺，等二天太陽晒焦了屁股還沒有起床。

我是被連續的重響驚醒了的：

「嘖嘖嘖，嘖嘖嘖！」

房門不住的跳動：『大兄弟，大兄弟！』

我拖着鞋由床上爬起來：『誰？』

錢大媽！

扯開房門就把我抓住：『大兄弟，看見二禿子嗎？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從來沒有過的！』背轉頭來，我的心裏好恨：

『二兄弟，你太忍心了！』

我沒有說出來，把這張惶的老太婆勸了回去。

明天我就看見錢大娘披着頭散着髮，大氣累脖拖在領口外面，滿街滿巷的敲着小銅鑼：

「鑼鑼鑼鑼鑼……」

「二禿子」

街上的人都張大着眼望她。

「悶聲不響的在北京城裏跑過了三天。錢大娘她不知道！」

第五天的清早，我給錢大娘留下一筆錢，搭上出關的火車。

我和你說過，北面我到過長春，在關外兜這大半個圈子，南方我闖過江浙贛皖，那一個大山，那一個小鎮我沒有去，可沒有二禿子的影子

這中間經過了多少日子？

風塵僕僕的回到北京城便遇見了錢大娘，還是一手小銅鑼，一手木棒槌：

「鑼鑼鑼鑼鑼……」

「二禿子——」

「鑼鑼鑼鑼鑼……」

每次每次，我的長衫的前襟都是被抓成一堆很難看的皺摺。每次每次都是敲着小銅鑼喊着：

「二禿子，家來吧，娘等你哩！」

敲着敲着把錢大娘敲回家。

別人都說：「她瘋了！」

小孩子們無知的纏在她後面嘲笑着：

『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昇——』

一面悶悶的笑：

『看媽打鑼，媽打鑼哩！』

她也許是瘋了，我不知道，她祇是每天每天的敲着小銅鑼：滿街滿巷的跑。

「鐘鐘鐘鐘……」

『二禿子——』

也許在關外，長白山下，二禿子又扯起了「信鏢信義堂錢」的白緞旗子，呼着鏢號：

『吆喝——鳴——』

『吆喝——鳴——』

嘩啦啦拉一大羣馬隊順着長白山下的山道跑去；二禿子也許行了。

但我有一天碰到他也總要敲敲小銅鑼喊：

「鐘鐘鐘鐘……」

『二禿子，回來吧，媽找你哩！』

二禿子！

峨嵋山下的夢

原
书
空
白
页

洋車穿過槐樹林，就又看見晒在對面紅色宮牆上的紅豔豔的太陽了。這天真討厭，八月裏還是這麼熱，太陽晒得人直出油，馬二嫂抱着一個大包袱坐在洋車上，就像一個懷了孕的女人似的，那麼讓人看着吃力。

馬二嫂也覺得熱，她那新洗好，漿得畢括直挺的夏布短衫已經被汗濕了個透，還不住的拿着一塊小手絹往臉上揩。

馬二嫂心裏直起急：「真討厭，這麼熱的天！」她用那握着小手絹的手擦了擦鬢角上飛出來的髮絲，嬌聲嫩氣的衝着拉車的春樑上喊：

「老四呀！怎麼還不到呢？」

拉車的搖了搖頭，「霍」的一下子由褲帶下拖出一塊灰黑了的大布巾來，沒頭沒腦的那麼一擦，「叭」的一口痰吐在地上：「二嫂，您坐着吧，今兒格準把您拉到……」

馬二嫂就把嘴角一牽，嬌笑着：

「你看你這人，老四，你也是人飯把你喂大的，你倒告訴我還有多少路呀！」

老四也笑了起來：

「您還怕我把您拐到那兒去，不用說別人，就憑您這小模樣，就是我老四也捨不得呀！」

馬二嫂笑着鼓起嘴來：『我說你這狗嘴就……』

馬二嫂沒有說完，沿着宮牆那邊走過一個三四十歲的女人來，大驚小怪的喊：

『呦，這不是馬二嫂嗎？真標緻呀！』

馬二嫂嚇了一大跳，趕緊停止了罵老四的話：

『我當是誰，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李五嫂呀。』

『二嫂，您打扮這麼標緻上那裏去呀？』

『五嫂您淨是這麼挖苦人，標緻甚麼呀，不是醜八怪就好了，我這是上工去，您那裏去，五嫂！』

李五嫂就假模假樣的嘆一口氣：

『咳，還不是窮奔，那及您馬二嫂呀！』

『五嫂您這是怎麼說的，大家還不都是一樣嗎？有福之人人伺候，無福之人伺候人嗎？』

『咳，真是，有一天發了財就好！』這回李五嫂真的嘆了一口氣。

『可不是，發了財就好，可是，可是……』馬二嫂用她那握着小手絹的手擦了擦髮角上飛出來的髮絲，就沒有『可是』出來。

老四拉着車子直幌悠，李五嫂有什爲看不出來的，就笑嘻嘻着兩隻眼把手一攤

『您浴个吧，二嫂，改天看您去！』

洋車就又被拉着，順着紅色的宮牆跑下去了。

車子順着宮牆拉下去，轉了一個彎，又轉了一個彎，穿過一個大胡同，又穿着一個小胡同，太陽的紅暈都抹在房簷上了。老四這纔把車停在一座朱漆大門的外面，他把車把狠狠的往地上一放：

「奶奶的，到了！」「霍」的一下子由腰下扯出他的大布巾來，沒頭蓋臉的就那麼一擦。馬二嫂差一點沒有由車裏栽了出來，氣得用手直擦鬢角：

「你這雜種，手怎麼這麼重呀，差一點沒把我給栽出來。」

老四嘻嘻臉把布巾掖在褲腰下面：

「不要緊，我這接着呢！」

「接着什麼呀？」

「您要栽下來，我在這就這麼一抱。」

老四真過來抱了馬二嫂一下。

馬二嫂本來被太陽晒紅了的俏臉就又添了一層紅暈。她又用手撥了撥她的鬢角，俏罵着：

「缺德鬼，看把我的衣裳都弄髒了！」

那個伸了伸舌頭：

「明兒我洗個澡再來看你，二嫂！」

「滾你媽的蛋！」可是馬二嫂還是笑着。

「我走了，二嫂，過兩天再來陪您！」兩聲詭笑。

「你死去吧！」

忽然「忽郎」的一下子，榮漆大門開了，走出一個挽着包袱的女人，後面還跟着一個繫着油裙的廝子。

那女人把馬二嫂上下打量了一下。

「呦，這就是馬姐吧？」

馬二嫂趕緊陪一個笑臉：

「不敢當，大姐，這是錢公館！我是來上工的。」

「就是呀，我在這等你，一來二去你也不來，我可就等不及了，怎麼劉媽媽也沒有來？」

馬二嫂就假裝的皺了皺眉頭：

「你別提她吧，大姐，您說我們幫人的要他們來人做什麼，不是就爲的給上頭引見引見，這老妖精不知道幹什麼去了，給我留下了一張字紙條，就讓我自己來，您說，大姐，這那是辦事的衙役。」

那位大姐也同情似的勸解：

「得了，馬姐，反正已經到了，這兒上頭就是老爺太太兩個人，都沒有脾氣，小少爺是我奶

大的，今年才五歲，我也是沒有辦法，家裏的致命的催回去，說真的我真捨不得小少爺，沒說的，馬姐，你就多照應吧！」

「沒說的，大姐，我們還不是受人錢財與人當差嗎？您一百個放心，錯不了。」

「是呀，我看您馬姐就是精明人，一定錯不了。」那位做大姐的說着就又轉過頭去：「趙師傅，您不用送我了，您領馬姐進去見見老爺太太吧！」忽然又想起什麼似的：「您瞧我，就是這麼糊塗，也忘了給你們引見引見了。這位是趙師傅，做廚房的，家裏除了上面之外，就是這位趙師傅和您二位了。」

馬二嫂就用手撩了撩鬢角，眯着眼衝趙師傅笑了一笑。

趙師傅都有點迷糊了，狼勁的嚥了一口唾沫，心裏想：「這小娘們。」順手就把馬二嫂的包袱接了過來，有意無意的摸了馬二嫂的手一下。

馬二嫂假意嬌着的：「趙爺！」

趙爺嚇了一大跳。却看見馬二嫂嬌紅着臉：「謝謝您！」

趙師傅的心裏直癢癢：「這小娘們，真夠瞧的。」

於是，朱漆大門又「忽郎」的一下子關上了。

馬二嫂立刻就任了錢公館小少爺的看護。

老爺太太和趙師傅都說馬二姐能幹，可不是，三天兩天就哄得小少爺離不開她，整天的纏着

馬二嫂。

『馬姐，給我說一個笑話，馬姐給我說一個笑話！』

『好，』馬二嫂就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狐狸精……』

『我不要聽狐狸精，我不要，奶媽給我談都談膩了。』小少爺却不答應。馬二嫂笑着用手擦了一擦她的鬢角。

『那麼說一個鬼吧！』

『不，聽了鬼笑話晚上睡不着覺。』

這小少爺真難伺候，要不是馬二嫂，哼，禮師傅在旁邊看着也笑了起來。

『馬姐，憑你多精明強幹這一下子也把你難倒了！』

馬二嫂也斜了禮師傅一眼，把小薄嘴唇撇了夠多麼遠：

『把我難倒了，就憑這麼一個鬍孩子，姥姥！』

她就扯了小少爺一把：

『小福子，你要聽什麼，你說吧！』

『我要聽黃天霸，我要聽老和尚放飛劍，我要聽……』

『好，我就說給你聽：

在四川的峨嵋山上有一個老和尚，
他不吃飯也不唸經。

整天的坐在山洞裏縫補破衣舊裳，
別人都說他不是牛瘋準有精神病，

他却嘆着，孽障，孽障，你們都不懂，

一天由遠處刮來一線流星，

老和尚這才拋棄他未完的工程，

由腰下掏出一片黑鐵。

拋在天上也變成一線流星，

第二個流星把第一個打落在地上，

化成一個身首兩段的黑魚精，

以後老和尚拾起他的袈裟架起一陣清風，

從此峨嵋山上再看不見老和尚的影蹤！』

小福子聽得直出神，但是一下子沒有了；

『以後呢？馬姐？』

『以後沒有了。』

「老和尚呢？老和尚上那裏去了？」

「老和尚是劍俠！」

「喔，劍俠！」小福子爲劍俠兩個字而神往了。

趙師傅就勢摸了馬二嫂的臉蛋一下：「想不到，馬姐，你還有這一手！」

馬二嫂瞪了趙師傅一眼，嬌嗔着：「缺德鬼，大清白日的！」

「那麼晚上我到你屋裏去！」

馬二嫂站起來想打趙師傅一頓，趙師傅却笑嘻嘻的笑着跑了。馬二嫂還要追上去，却被小少爺拉住了。

「馬姐，馬姐，再給我說一個，我要聽劍俠，我要聽！」

馬二嫂立刻回過身來攔住小少爺：

「好，我給你說，可是得等一回，現在媽媽叫你呢！」

小少爺就是不聽那一套：

「不，媽媽出門了，說過半夜十二點才回來，媽媽天天在外面打牌，天天半夜十二點才回來。」

。

「爸爸呢？」

「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比媽還回來的晚。」

馬二嫂用手擦了擦他的鬢角，可真怪，這一家子，那有這樣做人家的：「我不信！」

「不信問老趙！」

馬二嫂果然：「趙師傅，趙師傅！」

趙師傅本來就沒有走遠，立刻就走回來了，嘻皮笑臉的：

「做什麼，馬姐？讓我來陪你麼？」

馬二姐嬌嗔的擦了擦她的鬢角：

「討厭鬼，狗嘴裏就長不出象牙來，叫你有正事！」

「正事？」

「喂！」嬌笑的。

「晚上？」

「呸！你做夢！」

「那麼？」

「我問你，這一家子兩個上頭就整天的不在家？」

「我以爲什麼事，你放一百個心，男的女的，不過晚上十二點就不用打算回來，那天我不等門等到半夜？你要把這個弄好，你就是一家之主！」說着就衝小少爺那面叭叭嘴。

「真的？」

「誰驅你！」趁勢又向馬二嫂的臉上撈了一下：「這次你總放心了吧！」
「死鬼！」馬二嫂並沒有真的發惱，並且用手揉了揉她的鬢角，映着眼衝着趙帥傅拋了一個媚笑。」

趙帥傅心裏怪不是滋味的，看着馬二嫂直發怔，忽然：

「馬姐，馬姐，你給我香一個！」

馬二嫂劃着：「羞不羞，羞不羞，大清白日的，急性鬼！」

趙帥傅顫着嗓子：「那麼晚上。」

馬二嫂就沒有理那一套，祇用手撩了一撩鬢角散出來的髮絲，由腋下掏出小手絹來，捂在嘴上，「撲哧」的一聲笑了。

小福子根本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祇是催着馬二嫂：

「你再給我說呀，再給我說呀！」

「好小福子，今天不說了，明天叫趙帥傅給你買小人書，馬姐給你講小人書。」說着向趙帥傅一仰脖：

「趙帥傅，明天想着給小福子買小人書！」

趙帥傅紅着臉點了點頭。

可是，這天晚上馬二嫂哄小福子睡了之後，趙帥傅就溜進了馬二嫂的房間，他紅着臉：

「馬姐，馬姐——」撲的一下子就跪下了。

馬二嫂笑得仰不起臉來，俏媚的撩了撩她的鬢角：

「傻子，這是做什麼呀，傻子！」

接着：「格格格，格格格」的笑個不住。

趙師傅突然站了起來：

「馬姐，給我香一個，馬姐——」

於是，屋裏的燈熄滅了。

小少爺正在屋中做着『老和尚飛劍斬黑魚精怪的夢。』

趙師傅由馬姐的屋中蹣跚的跳出來的時候，聽見馬二嫂在後面喊『趙師傅，想着明天買小

人書來，想着叫老四後天來呀，別忘了！』

趙師傅已經想不起來答應好了，還是不答應好，他一閉眼就看見這女人的俏媚的影子。

「真是，狐狸精也沒有這麼迷人！」

第二天上街的時候，鬼迷着他就去買了一部叫做「飛天奇俠」的小人書，並且還特地的跑到老四車廠子去叫：

「四哥，馬姐喊您明天去一次。」

「勞您駕，趙大哥。」

聽見這個，趙師傅就是一陣傷心，真是讓鬼迷了，可是天曉得，一閉眼就看見那女人的俏媚的影子，狐狸精也沒有那麼迷人。

反正今天晚上還有一次，明天祇好讓給老四了。

趙師傅走回錢公館的時候真不曉得心裏是什麼滋味，可是一走進門就讓小少爺給捉住了。

「趙師傅，給我小人書，趙師傅，給我小人書。」

由菜籃裏掏出「飛天奇俠」來，他看見馬二嫂正用手擦着她的鬢角衝自己眯眯的笑着。他想過再去再香馬二嫂一下，可是馬二嫂却搶過小人書來蹬蹬的跑進屋子裏去給小少爺講故事去了。

趙師傅搭訕着依在門框上看馬二嫂講故事，馬二嫂就跟沒有看見一樣，祇是俏笑着翻弄那部小人書。

真是讓這女人迷住了！

趙師傅回到廚房去做菜的時候還偷偷的在聽馬二嫂和小福子談話：

「小福子，你也願意做劍俠？」

「嗯，我也願意，用手一指一道白光，比你昨天說的老和尚還厲害，誰看見都害怕！」

「可是做劍俠得有師傅教呀！」

「我去找師傅去！」

「你就是找着師傅你也不能學，小福子，做劍俠就不能和爸爸媽媽在一道，得到外面去吃苦，學上好幾年才成！」

「我成，我成，我要做劍俠，我要做劍俠。」

接着：「格格格，格格格——一陣僧笑。」

「好孩子，好孩子，趕明兒馬姐姐教你做劍俠，小福子是劍俠，格格格，格格格。」

一下子趙師傅差一點沒把菜刀切在指頭上，他簡直迷糊了，這多像昨天晚上的這僧女人！可是馬二嫂也上廚房來了：「趙師傅，告訴老四了嗎？」

「咳！」

「怎麼，吃醋嗎？」

那個乾嚥了一口唾沫，無可奈何的。

「吃什麼醋，你們是老夥伴呀！」

「今天晚上，你——」馬二嫂沒有說完就笑着用小手絹捂住嘴，把兩隻僧眼向趙師傅睜了一眼。

趙師傅立刻便釋然了。

日子怎麼過，今天也是過去了，和馬姐怎麼歪纏還能纏到太陽出來嗎？趙師傅差不多連上吊全都想過了。

可是第二天老爺太太剛一出門老四就來了，一頓扎在馬二嫂房裏嘻嘻哈哈，嘻嘻哈哈調笑的個不了。

趙師傅一個人躲在廚房裏吃悶酒，一杯，兩杯，三杯——他媽的，做活王八也沒有這個難受一賭氣，一瓶子酒嘟着瓶口就都灌下去了。

這時候，馬二嫂把衣一整：『小福子，你要學劍俠嗎？』

『要學，馬姐，我要學劍俠。』

『你要拜了師傅，你能和師傅一道走嗎？』

『能，我能。』

馬二嫂這才笑了，假裝悄悄的向小福子招招手：

『小福子，你過來，馬姐有話和你說。』馬二嫂用手捂着小福子的耳朵悄悄的說。

『你猜這人是誰？』說着用手指了一指老四。

老四就咳嗽一聲，把衣襟扯了一扯。『誰？』

『劍俠？』

『劍俠？』

小福子就沒有想到劍俠會是這種樣子，像一個拉包月車的。

馬二嫂死勁的推了小福子一下：『你要做劍俠還不敢快叩頭認老師！』

小福子都有些糊塗了，給一個拉包月車的碰頭認老師！

可是那位劍俠却咳嗽了一聲發話了：

『馬二嫂，你在那兒搗什麼鬼？』

『這孩子要拜你做老師學劍俠！』

『扯淡，他怎麼能夠學，他也不能跟我走，要學劍俠就得跟我走，不能住在家裏。』

『他能跟你走，不過你得知道，她是少爺呀！』

『少爺值屁錢，我就不願意收少爺做徒弟，那年我在四川峨嵋山斬了黑魚精之後——！』

小福子聽了有些奇怪，拉拉馬二嫂的袖子：

『馬姐，那斬黑魚精的不是老和尚嗎？』

『他就是老和尚變的！』

小福子立刻就對這拉包月車的發生無限的敬仰了。

可是那拉包月車的却擺擺手：

『我不能要這樣的徒弟，你看，他就不信我！』

這一下子小福子可真急了：『我信，我信！』

那劍俠就「咕嚕」的由喉嚨裏咯出一口痰來「叭」的一下子吐在地上，看不起似的：

『你信，你信個屁，老子就不要你這樣的徒弟！』

馬二嫂直要樂，推了老四一把：

「你瞧人家孩子誠心跟你學劍俠，你就收了吧！」又推推小福子：「傻孩子，還不快給磕頭

！」

孩子真就扒在地上磕了一個頭。

那劍俠矜持的把衣領整了一整：

「起來，起來，做我的徒弟得守我的規矩，今天就得跟我走，上峨嵋山去！」

小福子聽了都要跳起來了：「峨嵋山？」

「嗯！」

馬二嫂好像就沒有把峨嵋山看在眼裏：

「小福子，你也捨得你媽？」

「我媽不愛我，我捨不得你！」

「傻孩子，你到峨嵋山去學劍俠，我不能跟你去！」

小福子有點後悔。

看起來倒是馬二嫂軟心腸，她推了推劍俠：

「老四呀，你看孩子這可憐樣，再不我跟你們去吧！」

劍俠就用手抹了抹臉：

「那性情好，有了你這樣的俏佳人，讓我死都死得甘心。」

馬二嫂覺得不像話：

「瞧，你還是劍俠呢！」

「屁，劍俠就不玩女人！」

於是，於是——

於是怎麼樣呢？

於是馬二嫂抱着小福子坐在劍俠拉的包月車上到峨嵋山修道去了。

這天晚上太太回家的時候差不多按了一百個電鈴，就是沒有人開門。

真氣死人，她就舉起高跟鞋來，一腳！差一點沒有栽一個大跟頭，門根本就沒有門上。趙師傅醉臥在廚房的桌子底下，就像一隻豬。太太把趙師傅踢醒，再想去踢馬二嫂。馬二嫂和小少爺都不見了。

太太把趙師傅罵成死東西，趙師傅也沒有辦法，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小少爺會跟一個拉包月車的老和尚到峨嵋山學劍俠去了。

打電話給熟人家，沒有！打電話給老爺，老爺拿着電話聽筒直轉磨。

可也快，第二天一清早趙師傅拾到一封由門縫中丟進來的信，寫得明白：

「錢老爺大鑒，你的孩子在老子這兒，馬二嫂是老子的姘頭，你要想要孩子，叫趙師傅拿十

萬塊錢到陶然亭三棵柳樹下去贖，要是叫警察，老子就把你的寶貝兒子幹了！』

錢老爺自要不敢叫警察，可又捨不得十萬塊錢。

錢老爺就罵錢太太不該去打牌，錢太太立刻罵趙師傅是死東西。

可是到底還是死東西拿了十萬塊錢到三棵柳樹下把孩子領回來了。

故事應該全了，讓我再贅說幾句：

據小福子回來說：他在峨嵋山下跟着一個像拉包月車的一樣的劍俠學武藝。白天小福子給劍俠和馬二嫂打臉水，掃地。據說學劍俠的人都是這樣的。晚上他們把小福子一個人扔在一間破屋子裏，馬二嫂却和劍俠睡在一隻牀上。

趙師傅真傷心，一閉眼就想起那小娘們，他媽的，每天和老四睡在一隻牀上。

小福子呢？每天都做着峨嵋山下的噩夢。

豹子酒

原
书
空
白
页

喀城（註）——

天還很早，老遠的樹林子還讓晨靄遮蓋着，在平常這時候，茅屋上還都沒有冒起炊烟，即使有趕早集的人，也不過剛剛把貨物馱在驢背上，唱着孤涼涼的小曲準備上路。

今天可不然，老早老早，由七堆子到八里橋就擠滿了人，大家都伸長脖子瞪着眼睛往那藏在霧靄裏的樹林子那兒看，就好像樹林子裏面埋着一個大地雷，等一會就會「轟隆隆」的炸起來似的。

可是樹林子那兒，什麼東西都好像昨天剛熬了一個通宵，死了一樣的沉睡着。

等得不耐煩就有人點起腳，用手在眼睛上搭起一座涼篷來，死勁的往那邊瞧，忽然：

「哇！」好像看見了什麼。

大家的頭就一齊扭過來：

「來了！」

那個失望的把涼篷扯掉，搖搖頭——

樹林子裏飛了出來一隻剛睡醒的烏鴉。

「呸！」大家就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人叢中一個駝着背，白了頭髮的老頭，捋着他的白鬍子，用力的咳嗽起來，彷彿要把昨天晚上積住的陳痰都清了出來似的，却又一口也沒有唾了出來，咳嗽還沒有停，就搶着搖着他的頭：

「咳，年青人，年青人，年青人總是，年青人總是，年青人總是……」

好容易：「咳！」一下子，把一大口濃痰吐在地上，立刻就有泥土把牠的四周包起來，好像當中鑲了一塊顏色大不純的翡翠。

「年青人總是……」他還沒有說完又嗵嗵的咳嗽起來了。

那年青人就瞪他一眼：

「五老爹，您歇一歇吧，年青人，這可不是年青人趕的熱鬧嗎，您這七老八十的，可趁這個熱鬧幹什麼！」

五老爹咳嗽得耳朵都紅了，可是還搶着：

「嗵，年頭，這年頭……嗵嗵……」

人家不再等他說完就又扯起脖子往樹林子那邊看去了。

離得太遠，樹林子那邊簡直就不見什麼，可是看見由七堆子那邊跑過一個人來，邊跑邊喊着：

「來了，來了！來了！」

「噪噪噪」的就一陣子跑。

跑過去：

原來擠在路當中的就死勁的往路傍挨，給當中閃出一條道來，那個就「噪噪噪噪」的一陣子

「來了，來了！」

一直跑到「萬源」酒缸的門口，那傢伙就舉起手來在木板門上「呼呼呼呼」一陣子亂敲：

「來了，來了！」

「萬源」的掌櫃其實也擠在人羣中看，就也「噪噪噪」的跑回來：

「來了，來了！」

搶過去把店門打開，立刻把那破爛得好像小孩尿布一樣的酒帘挑了出來。

那酒帘就迎着風飄呀飄的，那份得意勁就好像比歡迎什麼大人物的布招子還得意。

於是就又有入把手在眉巴上搭起涼篷來。

樹林子裏彷彿有一個黑影子「悠」的一下子閃了出來。

「嘿，可不是來了！」

這黑影子跑得很快，一會子就聽見「刷刷喇喇」跑到了七堆子，又由七堆子往八里橋跑來。

「刷刷喇喇」跑了下去！

「是誰？」

有人把眼睛一霎，大着喉嚨喊：「于五！」

于五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黑緞子包着頭，背上一柄鬼頭大砍刀，刀柄上纏着一縷紅綢子，順着風「撲碌碌碌」。

那匹馬就「嘩喇喇」的跑下去。

看熱鬧的就：「給于五來一個！」

「好！」

于五索性把頭俯到馬脖子上去，于五的腦袋有些發暈，手發冷。

忽然他「喔！」用力一帶，馬停在「萬源」的大門口，一偏身把馬拴在酒帘底下。

掌櫃的早就把斟好的酒擺在桌子上：

「于五哥來喝兩盅。」

沒有言語，于五拿起一杯酒來，一仰脖，連打頓都沒有，一下子就嚥下去了。

「曄！」乾了個透底，又用力的「撲」，把杯子擱在地上，跌了個粉碎。

掌櫃的張皇着：

「于五哥？……」

「不夠勁！」那個白着臉，大着喉嚨拋給掌櫃的這麼三個字，就又用力的槌着桌子：

「豹子酒，拿來！」

掌櫃的怪不安的望望外面那一大堆看熱鬧的，又望望于五哥：

『于五哥！』

于五哥翻起眼珠子瞪了掌櫃的一眼。

掌櫃的看見于五的眼珠子裏張滿了血絲：

『五哥，你，……』

『噫。』

『五哥，你的臉怎麼煞白？』

于五哥就又拿紅眼珠子翻了掌櫃的一眼，像要咬誰一口似的，把手一拍桌子，桌子上的另外兩杯酒，就一簣腰由杯子裏跳到桌面上來，流得滿處都是：

『你不殺，有人殺，荒年沒收成，有飯就得吃！』

掌櫃的嘴張得大大的。

那個，猛的又把桌子一拍：

『聽見沒有？』

嚇得掌櫃的差一點跳起來。

那個扯着脖子，一腳踩着板凳：

『豹子酒！』

『五哥，你的臉……』

「豹子酒！」那個喊的更高了些。

真的，真有點那個……「萬源」的掌櫃的一面到牆角去拿酒，一面又：『五哥，……你……豹子酒！』

可是豹子酒終究擺在桌子上了。

就沒有聞到豹子酒是什麼香味，于五把酒壺舉起來，嘴對着嘴「嘟嘟嘟嘟」，一口氣，「乾！」

掌櫃的直撻手：

「五哥，你……」

于五拿大紅眼珠子翻翻那個：

「俺……」

「你今天……」

「殺人！」

聲音震的那個一哆嗦：

「你今天……你今天好像……」

于五把手往桌上撻一撻，豹子酒就順着手引了上來，那一雙充了血的眼珠子就更顯得又紅又大了。

掌櫃的早就知道這酒的力量要發作上來，可是：

『你今天不歇歇？……』

那個就差一點沒有把眼珠子瞪了出來：

『歇歇，五十塊錢現賞，五十塊錢掛紅，荒年大肚皮，順了良心沒飯吃，殺人也不過……』

拿手平着那麼一按！『瞪！』

掌櫃的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那個就又：

『可不是！』用手平着一按『擦！』一拍桌子：

『再來一壺豹子酒，殺人總要胆氣壯，不然我對不起王小四！』

掌櫃的抬抬手，張張嘴，剛要說話，那個又：

『拍！』的一拍桌子：『來！』

掌櫃的沒奈何在牆角裏又摸出一壺來，正要遞給那紅眼珠子，忽然外面又大哄起來：

『來了，來了，來了！』

緊跟着「轟隆隆轟隆隆」溜歪斜的趕過一輛大車來。

聽見有人唱：

『殺 我也不打緊，你的女兒嫁何人？……』

大夥兒就轟雷似的叫起來；

『好呀！』

這聲音就好像一個棒槌敲在掌櫃的腕子上，掌櫃的一哆嗦，「砰！」酒壺摔在地上，豹子酒流了一地，地上就濺起白沫子來。

掌櫃的看看于五哥，輕輕的：

『多分是王小四來了！』

于五哥就翻翻他的紅眼珠子；『砰！』

『王小四也是冤枉……』

『租田不完糧！』

那個就怪爲難的：『也是年成，也是……』

『俺！』

『再說，再說，』就壓低了嗓了，『聽說是李剝皮搶他的呀！』

于五的眼珠子差一點沒瞪出來，用力的一拍桌子，大着嗓子：『就該讓他搶，他是地主鄉長，俺，不然這叫——俺，抗糧，俺，呸！』又死勁的唾了一口痰。

那個還嚶着嗓子：『肚子餓，要吃呀！』

于五翻翻眼睛又把桌子拍得山響。

「豹子酒！」

掌櫃的把一壺豹子酒遞給于五，于五就唧唧唧一口氣的灌了下去。「砰」的一下子把壺扔在桌子上。

掌櫃的搖了搖頭，嘆口氣：「王小四冤枉！」

王小四好像就沒有覺得冤枉，在外面大聲喊：

「頭掉了碗大的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

轟雷似的：「好！」

「轟隆隆，轟隆隆，」載着王小四的車子已經拖到「萬源」的門口，車後面擁着一大堆人，看樣子由七堆子到八里橋的人都在這裏了。忽然：「喔」一下子，大車停下了，一大堆人也都「喔」的一下子停住了。

王小四，不難看，精壯的小伙子，二十來歲，一身裝束得伶俐，光頭頂，就是顯着瘦點，臉皮也白蒼蒼的，五花大綁，背後插着：

「白晝行劫拒捕毆傷事主巨盜一名王小四」夾帶着漣漣案案的一陣大紅圈子。

大車的兩頭坐着四個短打扮，撐着紅纓柑的，王小四當中一站，倒也雄糾糾的，就是臉太白點，王小四就衝着「萬源」的大門口：

「掌櫃的，酒來！」

于五把黑緞子包頭拽，撐着被豹子酒燒紅的臉，由掌櫃手裏搶過酒壺來：

『王小四，我敬你三杯！』

王小四伸過頭來：

『勞駕，于五哥！』

『噪，噪，噪！』連氣就是三杯，立刻就有兩片紅霞染在王小四的兩頰上：

『今天是你的差，于五哥？』

于五哥低下喊來。

『于五哥，相識了一場你可給我個痛快，嚟，一刀，別拖泥帶水的，我死也念你的好處！』

于五摸摸自己的紅臉蛋子：

『王小四，你可別怪我，我是受人差遣概不由己！』

『批談，吃誰的飯，幹誰的活，冤有頭，債有主，算帳我也算在李剥皮的身上，于五哥，你給我來一個痛快，嚟，一刀，算你夠朋友！』

于五回身把酒壺往桌子上一摔：

『再來一壺！豹，子，酒！』

一壺拿過來，連蓋都沒有揭，就一仰脖，「嘟嘟嘟嘟！」把壺扔在桌子上：『前頭見，王小四！』

「去你的，于五哥，別忘了，痛快……」

大家就起鬨似的：

「好呀！」

于五一個偏身上了馬，韁繩用力的一抖，「刷拉拉拉」一溜烟，鬼頭刀上的紅綢子在背後飄呀，飄呀，沒影了。

「萬源」酒店門口那兒還是擠着大堆人，都堆在王小四的四周圍。

王小四還是站在大飯車上，雄糾糾的：

「掌櫃的，跟你結過來生緣，再來一壺，酒！」

可是脊樑背後的人羣忽然「忽喇」的一下子，像潮水似的閃開一條道，有一個穿藍布衫，繫着大紅搭襖的傢伙，拿着一條皮鞭往四周圍死勁的抽：

「閃開，閃開！」

「拍，」一下子也不知抽在誰的背樑上了，於是大家就更往邊上擠一些，把中間一條道閃得更闊一點。

順着這條人胡同「支支呀呀」的抬過兩乘轎子來。

大家影探頭往轎子裏一看，誰？

李剝皮！

那一個呢，看看像民團裏的隊長。

就有人用胳膊拐拐旁邊的：

「二哥，這不是官府嘛！」

「呸！看煞不像。」

「這是私刑嗎？」

「天高皇帝遠囉！」

可是那邊王小四，嘴裏含着一口酒，「嘩」的一下子就向李剝皮的轎子噴去，用腳踩着大敞

車：

「李剝皮，我入你祖宗！」

「好！」有嗓子和沒有嗓子的人都拚命的喊。

李剝皮的臉像剛由染缸裏撈出來的紅布。王小四喊：

「李剝皮，我把你這不顧人死活的王八旦，我王小四耕田的，種地的，安分守己的良民，租了你的地那回欠過你的租？荒年納租也該有個說詞，兩成半的收成你倒要拿三成，飯都讓你一個人吃光了，是你搶我的還是我搶你的？你誣良爲盜，我王小四變鬼也饒不了你！」「拍」腳一跌車板！

李剝皮偷偷的由轎子縫那兒張王小四，王小四的眼睛像要冒出火來，李剝皮不由得就是一哆嗦。

嘩。

隊長大人在轎子裏可沉不住了氣，用拳頭使勁的槌扶板。

「反了，反了，給我打！」

「呸！」王小四一口痰就吐在隊長的轎子上：「開車！」

那趕車的就一揚鞭子：「喔喝！」拍，車就又「轟隆隆，轟隆隆」一溜歪斜的拖下去了，後面還是拖着那麼一大羣人，王小四又哼唧唧的唱起來。

大家夥兒還是悶着：「好呀！」

再待一會兒，又是大嗓子：

「李剝皮，我到陰間也饒不了你！」

可是李剝皮和隊長的轎子又隨在大家夥的屁股後面，「支支呀呀」的抬下去了。

不一會兒「萬源」的門口就寂寞得比剛出完殯的人家還冷寂，祇有五老爹還站在那裏衝着塵土的尾巴出神。

掌櫃的拿着抹布抹了抹桌子。

「五老爹進來坐坐吧！」

「唉，嘩嘩嘩嘩！」五老爹就帶着咳嗽坐了進來：「唉，嘩嘩嘩嘩，可不是，這叫什麼熱鬧，嘩嘩嘩！」

掌櫃的同情地：

「王小四是冤枉，死在官府手裏也嚇一口氣，媽的，私刑！多少年沒有殺頭了，又，他媽的那個！」

那個就：

「啐啐啐，這年頭，啐……」

咳嗽個不了，掌櫃的斟一杯酒：

「來口酒壓壓咳嗽，五老爹！」

五老爹啣了一口酒，兩個人就一齊的：

「啐！」長嘆一口氣。

店裏於是沉默的連螞蟻爬的聲音都聽得出來。

好半天好半天，沒有人透口氣，沒有鳥哨一聲，沒有一片樹葉子動一動，太陽也停在七堆子那邊的半山腰。

好半天好半天，全世界就跟死了一樣，酒渣留在杯子裏像一泓死水，酒壺就好像鑄在桌子上一樣，五老爹和掌櫃的擺在那裏就像兩尊石像。

忽然：「刷刺刺刺刺」一陣子馬蹄響。

老遠的「伊里哇喇伊里哇喇」人聲吵雜的像蛤蟆吵了窩。樹林子裏「嘩」的一羣烏鴉驚起來

，樹葉子「呼喇喇」的山響，連太陽都翻了一個身。

刷刷刺刺……

黑緞子包頭，一柄鬼頭刀上拖着一縷紅綢子，刀上滴下來鮮紅的血，于五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

「刷刷刺刺！」

到了「萬源」的門口，「啞！」一勒韉繩，馬的溜溜的打了一個轉，這傢伙往店門裏一扔：

「掌櫃的，送你個利市！」

「撲象象」的扔到桌子上，酒杯子一歪身，倒在地，酒就像一條小河流向老遠老遠去，酒壺也一彎身跳到桌面上去，掌櫃的用手一按，濕漉漉黏黏忽忽的一手鮮血：

「李剝皮的頭！」嘴張着，眼瞪得老圓，怪害怕的。

五老爹一欠身：

「于五你……」

那個把紅眼珠一翻：

「我也不吃這碗飯了，五老爹！」緊跟着把鬼頭刀一晃，一抖韉繩；馬一個的滴轉：

「刷刷刺刺」跑下去了。

後面「蹬蹬蹬」的幾個撐着紅纓子槍的怪吃力的追下來。

掌櫃的偷偷的把李剥皮的頭放在店門口，一腳，「骨象象」的跟着馬蹄塵滾下去。

遠遠的還聽見「刷刺刺刺！」

掌櫃的回頭看看五老爹：

「這都是豹子酒，五老爹！」

五老爹就：「啐，啐啐啐啐，」咳嗽的喘不過氣來。

（註：喀城陋巷有野釀出售，名豹子酒，飲後胆豪力粗，輒使挾嫌尋事，釀成命案，官懸嚴令禁售，而不能絕。）

古城的仲夏天

原
书
空
白
页

古城的仲夏天真讓人難受！

入夏以來天就沒有下過雨，大太陽整天熾熱的懸在半天空，沒有陰涼的地方，多耽一會就灼得肉皮痛。

趙稽查一手把掛在牆上的夏布大掛摘了下來，往肩膀上一搭，蹣出了他們的小木隔子。

木隔子外面的土道被太陽晒的都乾了個透，騾子馬的往上面一走，弄得滿地就好像鋪滿了香爐灰，有一點小風刮起來，這香爐灰就飛得到處都是。

趙稽查立在木隔子外面就像沒有看見這些，他祇往城門洞那邊探一探頭：還不是跟往常一樣，出來進去的不少的人；正是太陽當中的時候，這麼熱的天，不見得使人往城裏帶私肉。

可不是，天夠多熱，趙稽查把手在腦門子上抹一把，往地上一摔，就有多少汗珠子，在香爐灰裏打個滾，然後拘成幾個泥球。趙稽查微微的咳嗽了一聲，把喉管稍微打掃一下：

『李詩功！』

李得功正坐在台階旁的陰涼底下挖鼻子，聽見趙稽查喊，就趕快的把拖着鼻涕的手指頭往制服上一抹，彎着腰站了起來：

『有！』這黯啞的聲音讓人在這麼燥熱的天聽見，就好像有什麼東西把鼻子嘴都堵住了一樣

的那麼驚的慌。

趙稽查斜着看了李得功一眼，制服口袋的下面還垂着一條鼻涕，趙稽查看見就有氣：『成什麼體統！』不過趙稽查並沒有說出來，因為左右是弟兄呀，幹這玩意兒，弟兄們一跟你起鬧，什麼公事也不用幹！趙稽查就又咳嗽一聲『叭』的把一口黏痰丟在香爐灰裏，故意的把嗓子弄的那麼柔和：

『今天的天熱的可以呀！』

李得功『叭』的雙腳一併：

『報告主任，今天趕自真熱，要是沒有塊陰涼，不熱死也得四腳朝天！』

這次趙稽查比較滿意一點，他不自然的用手在李得功的肩膀上撫了一撫：

『自家弟兄，這些俗禮都免了吧！』

『是，主任！』

趙稽查由小褂的口袋裏摸出一塊手巾來擦了擦汗，把掛在肩上的夏布長衫又端整一下：

『李得功！』

『有！』

『我到那邊義和永去吃飯，你先在這裏釘一下，大熱的天也不用往城門洞去跑，多在『隔子裏歇一歇，這時候也不見得有運私肉的，我這就來！』

李得功又把兩隻腳「叭」的一下子：

「是，主任。」

趙稽查滿意的點點頭，就騎着香爐灰上義和永去了。

李得功巴着兩隻母狗眼，「煞也不煞的望着主人的背脊來，直到離他有那麼兩三丈遠，他立刻就大着喉嚨咯出一口痰來，「呸」的用力的往地上一唾：

「他媽拉個巴子，這是你豔恤我們啦，這年頭，自己窩窩頭也奔不上，裝什麼臭清官！」

「呸！」李得功越說越生氣。「呸，裝什麼臭清官，你不怕餓死，我李老二可有一家老小哪！」

由城門洞那邊偷偷摸摸的閃過一個光頭的胖子來，把嘴又裂的就像要把兩隻耳朵接連起來似的，使勁的裝成一個笑臉，可是又把嗓子蹙得那麼輕，那麼輕：

「噓，二哥！」

李得功立刻豎起一隻「朶來：

「誰，趙四！」

趙四用手摸一摸和尙頭，更用力的把笑紋刻深一下：

「呸，李二哥！」一面又偷偷的指指木隔子裏面。

李二哥就像沒有看見一樣，大着喉嚨由肺管裏擠出一大口黏痰來，「呸！」的一下子睡在趙

四的腳跟底下。

趙四嚇了一大跳，這一下子可真糟了，他瞧瞧木隔子裏面；裏面就像死了人，一點動靜都沒有。

趙四這才透了一口氣：

「二哥，你！」

李得功由衣裳口袋裏摸出一塊灰布手巾來，連脖子帶臉的足這麼一擦，半天才哽着嗓子，賭氣似的：

「二哥，二哥，整天就是二哥，有了你們這樣的兄弟，二哥都快餓死了！」

趙四就陪一個笑臉：

「二哥你跟誰學這麼大氣？」

「誰！反正不是跟你，看你大襟裏這麼肥膨膨的，你也就餓不死！」

趙四簡直就要變成一尊彌陀佛：

「二哥，你別這麼大聲喊好不好，你這不是耍小兄弟的好看嗎？你瞧，要是主任……」

二哥立刻就會意到這個，立刻就接住他的話尾巴：

「主任，主任個屁，大熱的天讓我們在這裏晒太陽，他可跑到義和永去享樂！」

「真的？」

「二哥還騙過你，現在這個城門口還不就是二哥一個人伺候你們！」

趙四用眼睛往城門口那邊一掃，另外的十來口子差不多已經湊齊了，就假裝的用手往腦門子上用勁的一拍：

「二哥，你瞧這不是小兄弟們的造化！」

李得功却把嘴一啞：

「造化，造化他媽拉個吧子，你李二哥，一天就沒有聞見個酒味，嘴巴裏淡出個鳥來！」

趙四就又往前湊一湊：

「二哥，二哥嚙……」一下子把二哥的手拉到自己的袖口子裏。

二哥的臉上一道一道的畫上了笑紋，一會兒就笑得像一隻大倭瓜，差不多要笑出聲來了，却又裝成滿沒有那麼一播子事一樣，用力的把手由四兄弟的袖子裏退了出來，就勢的在趙四背脊梁上用力的一拍，嚷着他的啞嗓子罵着：

「去你媽的吧，有多少趁早實說！」

趙四就摸一摸他的光頭：

「沒有你不聖明的二哥，一共十口子人，湊起來到不了六個片子！」

「胡說霸道！一個人還不帶一個片子，少說也有五隻豬！」

趙四就又故意的詭笑兩聲：

「嘻，沒有你不聖明的，二哥！」

二哥沉吟了一會子，才「嗯」了一聲，大方的擺擺手：

「去吧！」

趙四就好像奉了聖旨似的，一毛腰站了起來，往城門剝揮了一揮手，你就看呵，背包的，攜籠的，大肚子的孕婦，抱着小孩進城看病的老太太，一大堆，那一個身不是沉甸甸的！

李得功在旁邊冷眼看着：

「他媽的，上了趙老四的當了，起碼也有七隻牛！」

可是淨顧看進來的人了，前隊已經走了老遠，要是要是……他就站起腳來，用手在嘴唇上圈成一個喇叭，嘎着嗓子用力的喊：

「我說老四呀，往北拐，可別往南，出了事可別賴你二哥沒有說在前頭！」

趙老四呢，拍拍禿腦袋：

「二哥，你萬安，有你小兄弟錯不了！」

其實呢，誰又把李得功的話放在心上，私肉進了城還不就是上上大吉、可是四城就是這一個城門難進，進來了還會有什麼事情，說不定這邊的趙稽查也不見得多乾淨，說不定還是他和李得功做成的圈套，又臭又硬，也說不定。

趙老四倒有一點相信李二哥，可是說交貨的地方是在南邊，十個人身上八隻豬，再多繞點遠

路，肉不臭了人也得累死，吃了這碗飯也說不得，眼珠是黑的，銀子是白的，真要遇見了也就祇好多扔出幾個錢去，憑你趙主任再清再硬，看見了銀子錢也不能不眼花。

李得功在老遠的看著他們往南拐過去了，心裏直着急，喊又喊不住，揪呢，那麼老遠的也揪不回來，他狠勁的用手指在鼻子上挖了一下，跑到木隔子裏去睡中覺去了。

大太陽直花花的晒，趙老四的光腦袋就像一隻浸過水的大西瓜。

『這天！』趙老四用手往腦門子上摸一下子，一手的汗！

『早一點把貨交了便好了！』

往南走，往南走，『他媽的，就沒有看見過這麼熱的天！』

後面那個大肚子的孕婦，拍了拍肚子：

『四哥，天氣熱！』

『可不是！』

『四哥，咱們來碗酸梅湯吧！』

酸梅湯？又涼又甜趕自好！

可是四哥堅決的搖搖頭：『不！嗓子不大得勁，于是他又誠心的擠得柔和一點：

『就到了，王嫂子。』

王嫂子撇撇嘴：

「四哥，你瞧這不就是義和永，咱們在這來一碗，立刻就趕路！」

趙四恨不得給自己一個嘴巴子，真是熱昏了頭，這麼會走到義和永門口來！

王嫂子已經走到酸梅湯筒的旁邊了：

「掌櫃的，來一碗！」

趙四想要跑過去一下子把王嫂子抓回來，可是，趙四急得一大粒一大粒的汗珠子由腦門子上掉下來。

義和永的掌櫃拿眼睛直瞪趙四。

趙四看看旁的夥計們，點點頭：

「咱們走吧！」可是：

「慢走！」

趙稽查推開那還沒有吃完的半碗炸醬麵，連夏布大褂都沒有來得及拿，就由義和永的門裏跳了出來，把手一攤：

「慢走！」

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趙四用袖口往腦門子上抹汗，偷偷的看看義和永的掌櫃。

義和永的掌櫃把頭背過去，向着裏面的飯客們扮了一個鬼臉：

「你看，這不是自做自受！」

王嫂子一杯酸梅湯剛剛湊在嘴邊上，覺得一滴也喝不下去了。

「他媽媽的！」趙四在肚子裏咕了一聲，偷偷的往地上唾了一口吐沫，但他立刻就又使自己內臉變成了阿彌陀佛。

趙稽查把眼睛望着天，就跟沒有看見一樣：

「幹什麼的！」

趙四把嘴向其餘的人扭了一扭。立刻別的人就忽喇的往後面一退。

王嫂子摸摸肚子，不好，也不知勒肉的那根繩子勒的不夠還是怎麼樣，那懷了孕的大肚皮一個勁的往下溜。還是快點跑吧！

可是看看趙稽查，趙稽查把臉板的就像一個煞神，嗓子就像戲台上唱大花臉的那麼狠

「站住！」

王嫂子就不敢動一步。

可是天曉得，趙老四低頭一看，王嫂子的褲角下伸出一隻豬腳來，真作孽。

這回可是李得功對了，出了事可別賴你二哥沒有說在前頭。

怎麼辦呢？趙老四摸摸口袋，可又不敢往外掏；趙稽查的臉就像一個棺材板，連一點縫子都沒有。

這麼僵着可也不是事，別人都等着瞧你趙老四的！

趙老四硬一硬頭皮，嚙着臉往前湊一下子：

『趙主任，你飯用過了！』

趙主任就沒買這本帳：『幹什麼的！』

老四摸摸禿腦袋，沒有辦法：

『主任，沒有你不聖明的，他們是苦人，做點小生意，將本求利，主任……』

主任看看趙老四又看看王嫂子那溜在褲角外面的豬腳：『貨呢？』

趙老四在肚子裏睡了一口吐沫：「呸！」這夠多僵，貨呢？貨呢？反正你知道在什麼地方！趙

老四真恨不得過去給這棺材板一個嘴吧子，可是……

可是他又用手往腰裏一掏，掏出那麼一摺花花綠綠的紙，往手裏那麼一團：『主任，主任

主任把臉揚的更高。

『主任，請你喝碗茶。』

『我的茶喝過了！』

趙老四看看自己手裏的那一碗茶，還是花花綠綠的一團紙。

『主任，你，主任，你……』

『有話說痛快一點！』

真硬！趙老四不知不覺的就摸一摸他的禿腦袋：

「主任，你大人不見小人過，我們要是沒有辦法也不幹這營生，我們一家大小就指着這個吃，就指着這個喝，你祇放我們這麼一線之路，我們十幾家，百十多口子全都念你的好處！」

趙主任可並不是唸佛的人，不過呢，四周圍並沒有什麼人，幾個在義和永吃飯的，都老老實實的俯在桌子上吃飯，要是這時候把他們那碗花花綠綠的茶給喝了也不爲之過！

不過趙主任是清官，所以：

「咱們在官言官，公事公辦。」

這一下子趙四可着了急了：

「依你呢？」

「貨物充公，人呢？我把你們送局子！」

「主任，主任，你也體恤我們點，我們一家老小就仗着這一點，你要，你要……我們全家都得餓死！」

「那怪你們自己，私屠私運，全不顧大眾的衛生，人家吃了你們的肉全都得給毒死！」

「真是天曉得！」趙老四不禁叫起屈來。

趙稽查也知道「真是天曉得。」不過上司交派下來的就是這麼一套話，所以：「絕對服從！」

可是這麼一來，趙老四該定個什麼罪名！趙老四就：

「趙主任，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放了我們祇當是買鳥放了生，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我趙老四就給你磕一個也不爲之過，你要是真要我們的命，你想……我求求你！」

趙主任連大氣都不出一聲，祇那麼搖一搖頭。

義和永的掌櫃的就向吃飯的人做了一作羅圈揖：

「你諸位有公事的治公吧，今天這頓飯算是我的東，對不起你諸位，對不起你諸位！」

諸位就都站了起來，向外面看看，趙四的胖臉都成了豬肝，腦門上一根一根的筋都漲了起來。於是諸位就都：

「擾你掌櫃的了！」拋下一句話尾巴，人已經溜出了大門。

掌櫃的一面行禮如儀：

「改日請你過來，對不住你！」一面向趙四歪一歪嘴巴。

趙四就回過頭向他的夥計們甩了一下大拇指頭，急眼「拍」的一個嘴巴子把趙稽查搵進了義和永：

「姓趙的，進去吧！」

義和永的掌櫃就：

「關門，關門，這是怎麼的！」

夥計躬揮着去開門。

趙稽會按着嘴吧子差一點沒有氣死：

「你們反了？」

趙老四拍拍胸脯：

「主任，你這可不能怪我，飯不能讓一個人吃光了，有了你我們就得餓死，不是我老四放肆，你要放我們一線之路，我們以後也得對得起你，不然……」

趙主任祇是搖頭。

硬漢！趙老四向旁的人嘮嘮嘴：

「咱們幹哪！」

旁的人就往前一擁，把趙稽擠在當中。

也不知道誰的拳頭什麼時候落在趙稽的頭上的，也不知道誰的巴掌什麼時候揚在趙主任的嘴巴子上。

趙主任祇是喊！

「反了，你們，你們反了！」額角上有一條血流出來，一直滴到小褂子上面。

趙主任的腦袋都快變成爛西瓜了。

義和永的掌櫃的這纔。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怎樣毆辱起長官來了！夥計，夥計，快給拉開！」

夥計們就都假模假勢的跑過來勸解，一面又偷偷的用拳頭在趙稽查的頭上捶那麼一下半下的。

但是倒低是給趙主任解了圍了。

掌櫃的就連忙的跑過去把這位主任扶住：

「這是怎麼說的，這是怎麼說的，主任，你講這邊來，你是宰相腹內好撐船，大人不見小人怪，這是怎麼說的！」

趙主任可祇是：

「反了，反了！」

就這麼嚷呀嚷的，掌櫃的就攙趙主任攙到後院子裏去了

「主任，我和你說，我知道你是清官，按規矩說咱們是公事公辦，那一個也饒不了他們，可是光棍不吃眼前虧，眼前他們是十個，咱們是一個，他們是什麼東西，犯不上和他們一般見識，你聽我的，你要是再和他們較掙下去，我們店小也担不起，他們現在店堂裏你也出不去，不如，不如……」

趙主任用袖子把流下來的血抹了一下子，翻眼看看掌櫃的，掌櫃的就：

「依我說呢？眼前這兒有一座小牆，你不如就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趙主任絕望的看了看掌櫃的，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我們的趙主任由牆頭翻出去了！

.....

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趙主任的頭上已經纏好了綳帶頹喪的躺在床上；摸摸腦袋有些發軟。
說不定骨頭也給敲碎了！

李得功的肩膀上搭着主任的夏布大褂，嘴裏哼着小曲來敲趙稽查的大門：

「砰！砰！砰！」

趙主任的頭就儂被木槓子敲着一樣！「噲！噲！噲！」

趙主任翻一個身：

「賣兒的媽，你去看看誰敲門！」

這時候賣兒在外面喊：

「爸爸，爸爸，李得功！」

李得功緊跟着就走了進來，衝着主任的病床「拍」的一個立正。

主任就點點頭。

「李得功，難爲你來看我。」

李得功就嘻着，把哽着的嗓子打掃了一下：

「主任，不是俺得功抱怨你，你清廉俺沒有不知道的，不過你祇顧自己這麼一清廉，你想誰沒有個一家老小，可就挨了餓了，這事自然是趙四他們不應該，我已經跟他們會過面，必定叫你過得去，碰頭請客是免不了的，這裏他們教我先給你送來一千塊錢養傷費，以後自然也少不了孝敬，你想咱們混的是爲誰，天下烏鴉一般黑，祇是咱們清爽也沒有用，拙比說吧，你今天這次，誰又見你的情？」

「……」趙主任搖搖頭。

「主任你別想的太愚，事情只要過得去，就罷啦吧！這年頭咱們不是還圖一天兩頓窩窩頭嗎？」

李得功把一千塊錢的票子往桌上一放。

趙主任閉了眼睛，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

李得功拍拍屁股：「主任，俺走咧！」

「唉！」主任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修五的女兒

原
书
空
白
页

胡琴戛的一下停住了，那綴在胡琴餘韻後面的小嗓就像開得太快的小火車頭似的，拉着尖銳的汽笛馳過去，一下子沒有扳住，冒出揚旗半天才停住，那尖銳的聲音在半天空中搖蕩着：

「呀……」讓人聽着怪難受。

修五把胡琴往懷中一抱，一隻右手揣在懷裏摸呀摸的摸出一個小紙包，怪用心的展在桌子上，從裏面拈出比黃豆大一點的那麼焦黃焦黃的一粒，填到嘴裏去，就怕這東西逃跑掉似的，趕快由桌子上抄起一柄小茶壺，嘴對嘴的，仰着脖子，「咕咕咕咕咕」一陣灌。

然後長出一口氣。「嗒——」小茶壺「呼」的一下子扔在桌上，兩隻小綠豆眼不住的往棚頂上白翻，讓人疑惑那棚頂上說不定等一會子會吊下一個肉包子來。

不過肉包子並沒有落下來，那站在旁邊把嗓子整得和汽笛似的女孩子可把腰一扭，腳狠狠的往磚地上一踩，嘟着小嘴巴，那一頭卷曲的頭髮就一顛一顛的往四外擺動，臉蛋子上像要綻出一滴血來：

「好好的吊着吊着嗓子。您又……」

猛可的一低頭，順手抄起那展在桌子上的紙包：

「又吃生泡，說過多少次也不改！」

修五祇是抱一雙小綠豆眼往棚頂上「撥登撥登」的白翻，大氣也不出一聲。

那女孩子就一賭氣的把紙包往檯子上一擱：

「愛吃就吃，不是我做女兒的不管你，別見了人又派我不是，大把大把的錢給你賺過來！」
修五鬆了一口氣，好像他就在等這麼一句話，把胡琴順手掛在牆上，身子輕輕邁在椅子上：
「是我愛吃嗎？大小姐！大把的錢誰看見的，鄭太爺嫌老，姓孫的沒有錢……」那嗓子就好
像塗上過一大層厚厚的糖漿，聽起來那麼黏滯滯的。

「……我不願意一口氣抽十個泡泡，從前，從前，一連氣十個泡我抽過，從前，從前到順王府去門上都管我叫五爺，妍子，咱們關過。」

妍子把腰一扭，腳「登登登」噪得比山響：

「又是，又是從前，從前……」

「從前，從前咱們並不丟臉，憑妳爹這一把胡琴，子弟票友叫的響，孫佐臣都跟我……」

那個就把小嘴唇一撇：

「現在可，現在可讓女兒去伺候人，自己連吊嗓子也吊不來！」

修五的臉頓時像潑上瓶紅墨水，那抹上糖漿的嗓子就像吹起了一個大糖泡泡，突然的爆裂開，這聲音就有點不調諧：

「妳，妳……」

大門外：

「拍拍拍，拍拍拍！」有人叫門。

妞子一扭身往外就跑。

修五把手一伸，像運氣功似的那麼往下一按：

「站住！」一面揚起嗓子來。衝着東廂房：

「妞子媽，去看看門！」

敲着東廂房的紙門一扯，就趕緊舞着「時遷偷雞」似的步子，蹣手蹣腳的趕到門口。拈拈手，把嘴巴湊在老伴兒的耳朵上，就像一口要把老伴的耳朵咬下來似的。

「招呼一聲這，呶哼！」

一斜眼看見女兒走過來，就咳嗽一聲踱着方步擺到院子裏去，沒事人似的仰着頭望天，好似天上有一對鳳凰在那兒飛，看得很出神；耳朵可一個勁的往大門口歪：

大門「匡朗」的一響，妞子媽立刻像被人兜胸一拳的喊了起來！

「喔呀，孫先生，這大早就來了！」

修五沒有想到聲音這麼大，嚇了一大跳，用眼角往正屋歪一歪，門框裏妞子的身影一晃，像要撲出來似的，就趕緊騰出一隻手來用力的攔，像要把自己的手變成一柄扇子，把女兒攔回去。

女兒賭着氣把腰肢一扭，身影在門框上一晃看不見了，修五鬆了一口氣，背着弓叉看起天上

的鳳凰來，一面又沉着嗓子喊：

「姪子，該起來了，太陽晒焦屁股了！」

嗓子裏呼嘆着：

「這孩子就是，唉……」

就又沉着嗓子叫起來：

「姪子起來吧！」

大街門「匡」的一聲關上了，就斜着眼往大門大邊看，嘴裏可還：

「姪子起來吧，姪子媽姊……」一轉身，一個小白臉晃進來，就：

「喔，孫先生，您早，您看這姪子，太陽都晒焦了屁股還不起來！」

一面就「嚇嚇嚇」的笑起來。

孫先生的臉一紅。怪拘泥的：

「我，我，嗚，翠紅還沒有起來……」

「沒有嘛，唉，嬌養慣的，就是……您東屋坐吧！」

吓人一跳的由正屋那邊閃出一陣風，像一隻小蝴蝶似的撲過來，還有一點香氣，銀鈴似的：

「孫先生！」

一臉的嬌笑，輕盈，一隻小水蛇似的搖擺着。

女兒在屋裏亮着喉嚨叫：

「爹，現在人叫起來是女戲子呀，女戲子……」

「賤胚！」

屋子裏可「格格格」的笑成一團，銀鈴似的顫抖着，像人疑心在屋子裏的男人和女人糾結成了一團。

老婆子站在那裏張着大嘴呆楞着。

修五祇跟自己起急，用手揮着「去看看，去看看呀！」

老婆子像是出了神了，動也動不得，便恨恨的，張皇的，踏着『時遷偷雞』的步子，踏過去，一隻眼睛在窗縫上。

孫先生規規矩矩的坐在椅子上，不住的拿一隻手往下按，彷彿想把這笑聲按到地裏去，自己的女兒站在屋當中，彎着腰一雙手按着肚子，不住的：「格格格！格格格！」

修五感到一種突來的空虛：「什麼事笑成這樣子，賤胚！」

那賤胚笑，笑，還是不停。

孫先生用手摸摸自己的下巴，站起床往前走幾步。

修五的心往下一沉：「喔，他要過去搜她一下哩，拆白黨！」衝着老婆子揮揮手。

老婆子呆楞着眼睛跑過來——那姓孫的並沒有搜住她的女兒，祇把那女兒的手扯住……

身旁邊突然大聲的一吼，吓了妞子媽一大跳，再一看老婆子已經張牙舞爪的跳進屋子裏去。

屋子裏的一對男女，被這突來的震驚呆在那裏，四隻大眼睛呆望着這跳進來的人，等到那做女兒的看清楚了是誰，就一捧手：『爹，您這是做什麼？』

那爹張皇的望望女兒，又望望那男人，那俊俏的白臉上，由突然的呆木中泛出來一點震驚後的紅潤，呆呆的立在那裏。

修五好像希望那男人跑過來給自己一個嘴巴子，好藉此來發作一下子，可是那男人祇呆呆的站在那裏，手插在袋子裏連動也沒有動，怪失望的扭轉身子……

女兒可不依，狠命的一噪腳：

「爹！」

爹差一點暈過去，回轉身來茫然的：「呵？」

「您到底搗些什麼鬼！」

這可爲了難，搗些什麼鬼呢？天知道：「一隻貓，一隻貓，呵呵呵呵，貓……」

「貓！」

女兒差一點跳了起來：「貓？」

「貓叨了我的煙泡去……」

「格格格格」女兒又笑得彎下腰來，一雙小手不住的揉肚子：「貓，格格格格……」

貓會叨了我的煙泡去，天曉得！

修五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半天半天女兒才停住笑：『下作成這樣子！』小嘴一撮：『嚶嚶嚶

嚶……』

回身一伸手：『拿五千塊來！』

姓孫的就趕緊摸出來。

女兒連數都不數，一下子扔給爹，就像扔給叫化子一樣

『拿去，又說我做女兒的不給你烟抽！沒有錢，哼！』

做爹的由地上把錢拾起來，捏在手裏看看：

『這，這……』

女兒就鼓着小嘴巴：『別不知足！』

老頭子咕嘟着嘴扭出來衝着老婆子歪歪嘴巴：

『幸虧我闖進去的快，不然，哼，萬幸 女兒要叫那拆白黨碰一下子，咱們什麼樣的人家哩

！』

猛一轉身，女兒的身子正假在別人的懷裏，那小白臉正往女兒的粉臉上湊，就趕緊岔息似的

咳嗽起來：

「咳咳咳咳」

還要咳下去，大門口又有人敲起門來：

「呷呷呷，呷呷呷！」

「開門，修五，修五，開門！」

修五真得差一點沒有跳起來，衝着老婆眦眦眼悄悄沒聲的：

「鄭太爺！」

連滾帶爬的奔了出去。

大衙門沉重的一響，捲進來一陣沉重，蒼老而顫抖的咳嗽。

「您這裏來，鄭太爺，您這裏來。」

後面那個搖顛着，揪着白鬍子，一對枯澀的眼往四周閃視：

「翠紅呢？翠紅！」

「合合合合」的笑起來：「咳這小丫頭！」

小丫頭像一隻小鳥似的由正屋裏飛出來，滿院子亂舞，搖擺着，扭捏着，兩隻小手撫着小臉蛋，頭髮有些蓬亂，從指縫中還看得出在嬌靨上新泛出來的紅暈，但是在笑着，響朗着小嗓子：

「我不來，我不來，說好一下的……」

「格格格」的笑着繞着院子跑。

縷在女人的身影後面，一隻男人的手由正房門裏伸出來、

『我不來，我不來……！』

修五瞅見那隻手，心裏一震：『賤胚！』趕緊抖起嗓子來：『妮子！』

正房門的手條的縮了回去。

小鳥兒正飛得高興，舞得高興，扭撲得高，猛然的驚住，楞在那裏。

鄭太爺瞅着白鬍子「合合合」的笑：

『小孩子，哎，小孩子就是……』

小孩子就沒有把這話聽在耳朵裏，大眼睛「白令白令」的翻了半天，一扭腰，碎着小步子向正房跑去。

鄭太爺嘶啞着喉嚨，膩忒忒的：『翠紅，翠紅！』

翠紅就好像沒有聽見，碎着步子祇是跑，在那鄭太爺的臉上一紋一紋的肉絲都像僵挺在那裏，木怔怔的十分難看。

修五都看見，就像一個剛出台門的大花臉似的：

『翠紅！』

翠紅賭氣的一扭身，兩隻小手叉着腰，腳一噪，立在那裏：

『幹什麼？』

鄭太爺的臉立刻就笑成一團，眼睛眯成一條縫，搖擺着腦袋

「喔，薄怒微嘆，益增其媚，小閨女仔，啖，小閨女仔！」
女的像塑捏似的站在那裏，一陣東風有一陣肉香刮過來。

鄭太爺有些迷蕩蕩的。心裏一陣微微的酥麻：『這小閨女仔』恨不得含一口水嚥到肚子裏去
：「來，翠紅，過來……」

修五就怪詭媚的：『這孩子就是，嬌慣了的，剛才還爲我吞了一個生泡吵半天，我們這小戶人家，沒有您不聖明的，您，這孩子就是，合合合……』

老頭子皺着眉頭往懷裏掏摸半天，往地上一扔：『拿去！』

四四方方的一隻小紙包，拾到手裏掂一掂：有二兩，老遠的就嗅得出，噴鼻香。這還是在前清王府裏的時候抽過……

修五恨不得給老頭子嗑一個頭，但是沒有，把二兩土捧在手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祇狠狠的
瞰着女兒：

「過來，鄭太爺疼妹就……」假裝的微微嘆一口氣：

「看見你爹得點好土就整扭，都說我吃女兒，啖，一點好土都……」女兒怪不甘心的往前扭
幾步：「我又，我又……」

沒有我又出來，一隻乾癟的手掌已經撫到那嬌嫩的面龐上來，便微微的一閃，順手把這乾癟
了的指節攥住，好像不勝嬌羞似的：「不……」大眼睛的白眼珠子一翻。

老頭子「合合」的笑起來：

「怕什麼，我這一把年紀，妳這樣大的孫女也養出來了，」索性顫抖着手掌撲上來：

「啞啞啞，香一下，香一下……」

那蒼老顫抖的影子差一點掩上來，眼前一陣黑影……

正房的門簾像有一陣狂飈吹過似的捲了起來，順着這狂飈捲出一個俊俏的青年人，擦過人的身傍拋下一句話：

「我走了！」就又捲向大街門去。

那蒼老顫抖的影子呆在那裏。

翠紅猛的撲過去：「孫先生，孫先生，小孫……」

狂飈捲過去了，大街門「呼」的一響，還聽見男人的喉嚨高聲的喊：「不要忘記！」

那女的驚嘆裏含着笑：「你這小壞蛋！」

鄭太爺搖着頭嘆口氣：

「自古嫦娥愛少年，信然！」楞一下，搖擺着方步：「修五，我走了！」

修五吓一跳，就厲聲的：「翠紅！」恨恨的「這賤胚！」

翠紅像一溜輕風似的；回來，眼梢含媚的瞟了鄭太爺一眼

鄭太爺張着嘴，白鬍子一根一根的都豎起來。

修五睽睽眼像老虎撲羊似的大吼：

「鄭太爺要走了，賤丫頭！」

賤丫頭撇撇嘴：「走嗎？」大白眼珠子往那白鬍子上一翻，用小手指揪着那鬍子：「來來來……」嘴巴伸到老頭子的耳朵邊，輕輕輕的，一陣蕩人的粉香襲過來：

「到屋裏來我叫你香一下！」

粉香導着輕語，輕語導着血，在那已經硬化了的血管裏衝撞、奔騰，像是一柄小扇子搗着了熊熊的火，那鬍子被揪在小手指裏，像是套在馬嚼上的韁繩，身子一陣的酥軟。

修五和妞子的媽祇在後面笑：

「這孩子看你皮的！」

老頭子祇「合合合」的笑。

不知道什麼時候，僵老的懷裏擁住了這年輕豐滿的軀體，讓白滲透的鬍子都覺得年輕，那鬍子揉在年輕的嫩臉上，感到莫名向舒暢，一陣暮色報復的快感。

太陽晒進屋裏來就顯得更溫，更軟，更多了年輕的誘惑。

鄭太爺從沒有感到這樣的寵遇，一個可以做自己孫女的女性的青春軀體，摺在自己的懷裏，任性的撫摸，任性的……

倒感到暮年的悲哀了，就把女人更用力的擁住。

一疊不可計的鈔票疊在櫃桌上。

老頭子祇是「合合合」的笑。

『翠紅！』怪那麼黏膩膩的，把一隻乾癟癟的手指頭點着女人的小鼻頭，鬍子下面透出來年輕的笑：

『妳這個小東西！』

自己也不相信怎樣說出來這句話。行爲和年齡的衝突，使自己感受到一種莫名的羞澀，乏力。同把女人推拒開，讓自己有一些寧靜和吁喘。

女人瞪着水汪汪的雙目，凝望着老頭子，一種青春豐厚的熱力投過來。

大街門疑心是受了重力的衝撞，嘩然的發出巨響，一陣子嘈雜擁進來。

一陣子嘈雜，龐亂。

一條厲聲的嗓子：

『就是這老渾蛋！』

肉和肉碰擊在一起，有人沉重着腳步繞着院子跑：

『孫，孫先生，孫老爺……』

女人像吃了驚嚇，青春惑人的身子縱進老人懷抱，一對小手用力的摟着老人僵枯了的腰肢。一條平和的笑紋掛在老人的臉上，痠癢了的手指在女人的頭髮上撫慰着。

院子裏可更熱鬧，像是市場上有人爲了兩文錢的出入爭執起來，糾結起來，終於怒罵毆打，好些人勸着，也沒有用。

一個大嘴巴搗到人的臉上：『媽的，誑拐良家婦女，賣良爲娼，這老小子，我早認識你！』

『老爺，老爺，我們是唱戲的，我們……』

一大隻腳闖進房裏來，高興的叫起來：『啞，這裏！』

女人就把老人摟得更緊。

一大堆噪子擁進來，一個人操着修五：『賣良爲娼，這老小子！』

後面一個小白臉，讓人看不清也不是向老頭子也不是向女人眯着眼，嘴角上還掛着一絲笑，

說話可大聲大氣的：

『問女人！』狠狠的把女人扯過來：

『這是誰？』

女人會皇着，一雙大眼睛往左邊張張，右邊張張，嘴角上要笑不笑的：『我，我，我……』

『那個！』一伸手，像有一叢針刺在老人的身上，鄭太爺的眼裏冒出火了，一輩子沒有受過

這個呵！嘴抽搐着，有一點喘，一下跳起來：

『花錢到處花，你管的着！』

那小白臉白白眼：

『嫖女人，到暗門子來，奶奶的！』

一揮手：

『局子裏去！』

六隻手把住三個人的肩膀。

修五拚命的掙下來，拽住小白臉的胳膊：『老爺，孫老爺，天地良心呀，孫老爺！』

孫老爺仰着頭：『問那女人！』

那女人就把手撫在臉上，像是不勝委屈似的：

『他，他不是，不是我爸爸！』

一個人由套間裏跳出來：『土！』一個四四方方的小紙包。

孫老爺就不勝忿怒：『媽的，還販土，局子裏去！』

一羣人都是掙扎，忿怒，哀求：

『孫老爺：：』

大門呼的一聲把嘈雜關在門外。

孫老爺撫着把持女人那漢子的肩膀：『把女人帶到我公館裏去！』

生人妻

原
书
空
白
页

正廳上的大玻璃窗已經破了一個大缺口，玻璃的碎片一直灑到台階的底下，鋪得到處都是：一星星一點點的，臥在籠裏纔要下蛋的母雞撲着翅膀，由籠子裏跳了出來，「咯咯咯」的繞着院子跑，一隻蛋不經意的落在地上，蛋青和蛋黃攤在地上，點染成一個大黃點子。

一隻大擲瓶飛在半天空，晃晃悠悠的穿過玻璃窗的大窟窿飛了出來，直衝着狄禿子撞去，狄禿子青着臉行旁邊一閃，擲瓶就竄進兩書房的玻璃窗，「匡朗朗」的把書桌上的東西全掃在磚地上，自己也一片一片的往四方四外的灑開去。

狄大娘一腳由正廳裏跳了出來，臉上的肉紋都一條一條的往橫裏翻，眼珠子瞪得挺老圓，一隻指着狄禿子的手不住的哆嗦：

「有好家有好業不守好本分，我那一點對不住你，又在外頭弄姨太太，姨太太，噫……」

狄禿子斜着眼翻了翻太太：

「我又，我又……」

狄太太就像被針扎了一下子一樣，跳着腳：

「你又，你又，你又什麼東，噯，姨太太現成擺在家裏誰不看見，是我冤枉了你？」

又一跳腳往牆角一蹶

「你，你這騷狐狸，自打一進狄家門，一家子就讓你鬧得家宅不安，我，我們老狄家那一點虧待你啦，整天價擠銀子擠錢的拿去貼漢子！嘿！要不是我，狄大娘，做事精細，還不知道這東西這東西……」就指指狄禿子：「……什麼時候有了外務！」

狄大娘越說越有氣：

「我看見妳就有氣，我打死妳，妳給我滾！」

說着說着一彎腰，摸起一塊磚頭來朝着那尊騷狐狸就砍過去。

那騷狐狸躲在牆犄角縮成一團，用手抱住腦袋，好像那塊磚頭已經一下子打在腦門子上，鮮紅的血順着腦門子流下來了似的，死勁的把腦袋扎進衣服裏，可是那塊磚頭倒沒有像她想得那麼準，「嗵！」的一下撞在犄角的磚牆上，又送了回來，殘舊的灰泥「撲象象」的落下來一大堆。

狄禿子青着臉皺着眉，把手往兩旁邊一擺：

「妳這算什麼？妳這算什麼？有話好說，有理好講，這麼拿刀動仗的，弄出事來也是咱們狄家的罪孽！」

「罪孽！」狄大娘立刻就把話尾接住了過去：「罪孽？罪孽還不是你？這種賤東西，弄死一個兩個的算的了什麼事，是我們老狄家化了銀子錢買來的，死了，拿着銀子錢打水漂了，我願意！」

狄禿子把鼻子一哼；冷冷的：「睜開眼睛看看，現在是民國啦，殺人要償命，欠債要還錢，

化了銀子買來的？法律上沒有那麼一說，人家願意跟咱們，不願意，吹，這叫自由平等！」說着用眼角斜睨那騷狐狸一眼，怪得意的：「喂，自由平等，民國的事！」

猛的，像突然覺悟到自己多說了話似的，又瞟了姨太太一眼，陡的提高嗓子企圖把以前的話掩過去：

『民國的事、明白嗎？打人不是白打的！』

姨太太就沒有聽見他們的話，祇顧一心一意的防範着狄大娘的磚頭，把身子儘量的蟻縮着。

狄大娘可全聽見了，鼻子差一點沒有氣歪，一腳跳進屋裏，又一腳跳了出來，滿臉漲得通紅，身子不住的打晃，連那身肥肉上的汗毛孔都有點哆嗦：「好，你可向着她啦，有本事的上外面過去，就別搬到家裏來，眼不見為淨，落到我眼睛裏了你可倒想，有錢給小老婆胡撒散，到處貼人偷漢子，我捧你兩件東西就心疼死，我可是爲你，不給弄到家裏來看上，你當上綠毛王八我難受，狄家的門風，狄家的門風，祖宗上代可是清清白白的！」

那小老婆從手指縫偷偷的露出兩隻眼珠子望望狄大娘，一眼讓狄大娘看見，吼着嗓子就跳了過來：「妳，妳還敢看我？騷狐狸，濫婊子，到處偷人貼野漢子，妳還敢看我，狄家的門風全叫妳一個人敗了，妳還敢看我？」

那騷狐狸，那濫婊子，那到處偷人貼野漢子的——就像猛古丁的被人通了一刀子似的，「嗚

「的騰越多老高，短頭髮混糟糟的往四處披散着，眼睛像兩隻紅腫的大桃子，可是瞪得挺老圓。閃晶晶的像要往外冒火，手不住的哆嗦，嗓子打着顫。」我，我，我……，……，……。」

狄大娘自然看不慣這樣子，往前邁一步：「妳，妳，妳還爲較爭……。」

那個就像一隻被欺侮了的小山羊，突然的揚起兩隻利角往前面衝去，陡的揚起了嗓子：「我，我，我，我是，我是，妳不要冤枉人，赤口白舌的；做好事有好報，妳修修陰功積德，老爺看得見的，老天爺！大娘！」

大娘把小腳往地上一跺，嘴角上浮上一層冷笑：

「喔，喔，妳是，妳是什麼東西，妳是媽太大，自古就該做小伏低的，妳還敢較爭，我，我，我打死妳這濫婊子，貼漢精！」

說着說着，用手拂起袖子，小金蓮『蹬蹬蹬』往前趕幾步，『拍』的就在姨太太的臉上搗上一個耳刮子。

那個不自主的把手撫住臉，却又屈強的把頭扎過去：

「妳打，妳打；妳可是打我，妳打死我，我那一點對不起妳狄家門，赤口白舌的妳胡說……。」

狄禿子在旁邊眼珠子四外轉，翻瞪翻瞪這個，翻瞪翻瞪那個，兩隻腳東踏踏，西踏踏，地上的玻璃碴子、瓷器的碎塊就跟着『格吱格吱』的響，左轉轉右轉轉，在南書房的門口找個小板凳

坐下，把腦袋扎在兩隻手裏：

「呸——」

又抬起頭來看看，那兩個已經扭成一團。

狄禿子把手撫一撫那光亮的，早卸了頂的禿頭，沉着嗓子咳嗽一下，又嘆一口氣。

「鬧吧，鬧吧，活了這麼大，娶個正太太沒兒子，娶個姨太太，整天的吵翻了窩，我，呸，

把手往兩傍邊一攤。

那邊的兩個人誰也沒有拿眼稍瞧一下狄禿子，狄禿子的話就祇好說給自己聽，瞪着眼睛看別人打架。

別人可扭得正熱鬧，姨太太一頭向太太撞去：

「妳打死我，妳打死我，有本事妳就打死我，我那點不做小伏低，我那一點對不起你們老狄家……」

太太被逼得祇好往後退，用手不住的亂推，想把姨太太的頭推開去，嘴裏可還不能饒人，用力的把威風全都使出來：「妳要反了，妳也敢撞我，在外面貼了野漢子，到家裏來還敢使威風，妳以爲，妳以爲，嗯……」大喘了一口氣，又趕緊的接下去：「妳以爲，妳以爲我們老狄家就這樣饒了妳！」

做姨太太的猛的把腦袋往回一撇，兩隻手往後把頭髮攏一攏；肉包子的眼眶子裏的眼珠子差一點沒有流出來，斜着掃了狄禿子一眼，就直踩着腳衝着狄大娘衝過去：

「誰說的，我貼漢，我偷人，是誰說的，赤口白舌的妳少冤賴好人，做小是做小，我可不能由着妳胡噴，冤賴人，妳給我拿出憑據來，沒有，咱們沒有完！」

狄禿子張着眼睛向着狄大娘翻一翻，把手一攤：「何苦來，還不是人急上房，狗急跳牆，何苦來！」

狄大娘噴着姨太太衝過來，「吧」的用手朝胸口一推，就推出多老遠去，一歪身倚在牆上。狄大娘的兩隻手往腰上一叉，氣虎虎的：「好驕貨，妳……」

那個用手捂着牆，搖着披散的亂頭髮：「我，我，拿出憑據來，我不能由着妳瞎噴糞，不然今天我跟妳沒有完！」

一頭又朝着狄大娘衝過來。

狄太太鼻孔裏哼哼氣，嘴裏咕哪咕哪「呀呀呀！」一口黏滯的黏痰唾在姨太太的臉上：「妳別不要臉，跟我要憑據，妳是什麼東西，自己做的事問問自己，半夜三更的時候捫捫心問問良心看，妳對得起我們狄家門，我們狄家倒對不起妳？」

那個怪噁心的扯出塊小手絹來去抹臉上的那一堆濃黏痰，嘴角張張……

狄禿子拍拍身站了起來，扭着臉看看太太又扭着臉看看姨太太，就好像剛纔這一場混鬧就沒

有自己在內一樣，壓着嗓子，讓別人都看着他：

「……都看着我，大太太也好，姨太太也好，誰也是狄家門的女人，說出這話來誰也不光采……」

姨太太彷彿一腔子委屈有了訴處，掩着面孔，嗚嗚的哭了起來。

大太太嘴一撇：「光采光采，自己當了綠毛烏龜還有什麼光采？」

狄禿子氣的舌頭打了結：「你這，你這……」

姨太太可撐不住氣：「什麼話，什麼話，妳說話可說明白，不要含血噴人，誰教他做綠毛烏龜，妳倒說，妳倒說，嗯？」

大娘的兩條眉毛往上一立，哼哼的冷笑

「含血噴人，噴妳媽拉個巴子，自己做的事還不知道，要還我說……」

把頭往後一扭，扯着嗓子：「春梅，春梅！」

沒有人答應，就更扯起嗓子來：「春梅——」

狄禿子斜皺着眉：「這是做什麼，妳這是做什麼？」

姨太太手扶着牆，像是怕嚇倒下去。

狄大娘斜着眼睛看着姨太太哼哼的祇是冷笑。一會兒又扯起嗓子來：「春梅！春梅！」

狄禿子焦着眼：「做什麼，妳要做什麼……？？」

那個理也不埋，祇是直着嗓子：「春梅！春梅——」

春梅咕東東的由裏面連滾帶爬的跑了出來，怯手怯腳的站在門框旁邊：「太太！」

太太楞楞着眼睛：「妳這死丫頭，死到什麼地方去了？」

「嚶？」太太一回手抄起一把掃帚來往春梅身上就砍。

狄禿子急得不住的蹶腳：「妳這是何苦來，妳這是何苦來。苦苦的把她喊來倒是要做些什麼

！

春梅被一掃帚打在脊樑上，回過身來便跑。

狄大娘粗着嗓子瞪着眼：「站住！」

這丫頭就像釘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身子微微的抖着。

姨太太的手扶在牆上，隨着春梅的身子微微的抖。

狄大娘的眉毛頓時立了起來，嘴角上掛上一絲譎笑，眼犄角歪着姨太太：「春梅！」

「太太。」

姨太太的眼祇是看着春梅，恨不得一眼把春梅看死，肚子裏咕嚕着：「什麼都要問丫頭，悽

！

狄禿子滑唧唧着眼睛看着這三個：狄大娘，春梅，姨太太：

「怪！」

狄大娘就又翻了姨太太一眼，用舌頭砥砥上嘴唇『春梅！』

『太太。』

太太把眼一瞪：『妳說！』

『？』春梅霎着眼珠子，不知道說什麼好，張張嘴想要問，一眼睛掃在躺在地上的掃帚上又住了口，躊躇着：

『我，我，……太太……』

差一點沒把太太氣死，粗聲粗氣的：

『妳倒是說呀！死丫頭。』

春梅一咬牙，乍起胆子來，衝太太伸一伸頭：

『我說，我說，太太，我說什麼！』

『說什麼，說什麼，』自己不知道！死丫頭，妳看見，老爺姨太太都在這裏，妳說妳說，昨天妳看見什麼來着？』

死丫頭翻翻眼看看老爺，老爺的臉是青的，看看姨太太，姨太太死勁倚着牆，生怕牆倒下，春梅的嗓子就像打結，舌頭圍在一起，要說話，氣不往上衝：

『我，太太，我，太太……』

太太的肺都氣炸了，伸手把春梅的胳膊一扯：『過來！』

隨着用眼角睜了姨太太一眼：『妳說，妳儘管說，有什麼都有我，不用怕，說！』

春梅慫恿着：『我，我，我……』

狄禿子用手撫着他的禿頭：『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讓他說？』

『你的那騷貨，什麼事？她和我耍潑，可不是我不肯饒人，我就沒有看見過，做了不要臉的事，嘴裏還敢硬，還，還……』立刻又扯春梅一把：『春梅，妳說！』

春梅瞞了姨太太一眼，就像觸了電一樣趕快的把頭別到另一邊去，又怪聲勁的嗓子裏哼着像蚊子叫：

『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

『真把狄大娘急死。』看見什麼？快說，快說！』

『我看見姨太太和一個男人，男人……』

太太真恨不得一巴掌打在春梅的嘴巴上，要不是……嘴裏可不住的催：

『還做什麼啦，她和那野漢子？』

春梅翻着眼珠子翻了狄大娘好幾眼。

『……和一個男人說話，還給他錢……』

狄禿子看看姨太太，姨太太的身子往下一溜，差一點沒有暈過去。

狄大娘冷着臉衝狄禿子笑，好像說：

「如何！憑據，還要憑據，這不是貼漢子，偷男人！」

狄禿子的眼珠子都紅了；大吼一聲，跳過去抓住姨太太的肩膀：

「那是誰，那是誰，那男人是誰？」

姨太太的眼子瞪着狄禿子的紅眼珠子，半天半天瞪着，突然閃開着肩膀「嗚」的哭了起來。

太太站在傍邊冷笑：

「哭，哭有什麼用？」

春梅不知道自己走好還是不走好。

狄禿子怔了一下，揪住姨太太的肩膀，嘎着嗓子：

「誰，那是誰，你說！」

姨太太用力的摔開狄禿子的手，大聲的哭喊着：

「誰！你知道他是誰，不爲了我的孩子我會跟你？你，你，……：……：那是誰！」

一扭腰，哭着，數說着跑到裏院去了：

「你們，你們，你們騙了我，騙了我，姨太太，姨太太就是這麼當的！」後面綴着一大串乃

「嗚嗚嗚嗚嗚」——漸漸的「啐！」——被掩在一扇門裏。

太太反倒怔在那裏了。

狄禿子甲手撫撫禿頭頂，深深的嘆一口氣：「啐！」

春梅睜大了眼望着通裏院的小道。

喧鬧陡然變成了沉寂，倒像中了邪法似的悽慘了，半空中祇飄蕩着一絲一絲的，由裏院裏斷續傳來的嗚咽。

狄禿子撫着禿頭盲目的踱了一個圈子，就又深深的嘆一口氣：「呸，何苦來！」

彎腰拾起一塊磚頭的碎塊，又無目的的扔了出去，一隻剛由巢邊試探着頭出來尋食的老母雞，猛然的被震激着一驚，撲起翅膀來「咯咯咯」的跑回去了。

「呸！」

順腳踢開攤在眼前地上的玻璃碎片，又悵悵的望望南書房的破玻璃窗，狄禿子拉開南書房的門：

「家門不幸，家門不幸，呸！」

扯開房門就要邁進去。

狄大娘突然抖着嗓子「站住！」

突破了半天半天的沉寂，像在晴空中打了一個霹靂，狄禿子的身子本能的一震，呆在房門口，無光的眼淚呆木木的望着狄大娘：

狄大娘把眉毛揚一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娘們兒！」

狄禿子攤攤手：「何苦來，這些事，何苦來，人家並沒有偷漢子，人家是，人家是，人家……」

……」

屏門外面的大門洞裏突然的漾起一片吵雜的聲音，緊跟着「噠噠噠」的跑過屏門來，後面氣急破敗的追，大着喉嚨喊：『做什麼的，做什麼的，不要往裏跑……』

可是別人早已一步竄進了屏，後面追着的就趕上一步來，把手掌往別人的肩膀上一按：『教你不要跑，教你不要跑，做什麼的，鼻子底下沒有嘴？』

跑進來的人穿着一套破舊了的短衫褲，手腕子裏可挾着一件洗得透出白線來了的黑長衫，滿鬍鬚的汗，臉色煞煞白，眼珠子紅得像要往外冒血，骨碌碌，骨碌碌的往四外轉。肩膀上的那一巴掌就像沒有覺得。

狄大娘皺着眉：『什麼事？』

春梅把嘴巴湊到大娘的耳朵邊，悄悄的：

『就是昨天那人，昨天跟姨太太的……』

狄大娘撇撇嘴：『哼！』

那對紅眼珠子對狄大娘掃了一眼，就立刻退了回去，猛古丁的揪着背後的巴掌撲向狄禿子去：

『狄大爺，狄大爺！』

狄大爺大概是正在想什麼，吃了一驚的，眼睛四外張着：『誰，什麼人！……』

又突然猛省了似的：『你，陸五……』把眉頭子皺着：

『教你不要來，教你不要來，你……』

陸五滿頭的大汗珠子，「搭搭」的往下落，兩隻腳彎着像要跪在地上，嗓子不知怎麼一來竟成了尖音，顫抖抖的怪難呼的：『妳可憐可憐我，狄大爺，讓我，讓我，狄大爺……』

狄大爺皺着眉，把右手往下一摔：『咳，你這人，你這人，咳！』

『狄大爺，您可憐可憐我，狄大爺，你讓我看一看，看一看我們那日子，狄大爺！』

春梅斜看看狄大爺笑笑，狄大爺就把鼻子一捏：

『哼！』

狄大爺可把手不住的亂擺：『你這人，你這人，嘍，當初你是具過結的，咱們有單有契，講的是賣死賣絕，不然我化那些錢，我，要不然今天來看看，明天來看看，那，那還成？』

陸五的兩隻腿發顫，顫着顫着「撲」的一下子就跪在狄禿子的腳底下，後面的那隻巴掌沒有鬆手，身子往前一欠，差一點就給一個大跟斗。

陸五慘白臉上的汗一滴一滴的滴在狄禿子的腳面上：

『狄大爺，您讓我看，……』

狄禿子閉起眼睛來把頭搖一搖，像是对一條狗。

『狄大爺，您讓我看，我們家裏的，我們的那個小牛兒……狄大爺……』

狄大爺祇把眼睛望着天，用鼻子哼着：

「陸五，你這可……」可就不再可下去，把頭衝着那揪着陸五肩膀的人一歪，輕情的：「把他拉出去！」

就是狗吧，且不管多忠順的狗，也有撒起瘋來咬人的時候，這條狗的臉突然的痙攣在一起，眉頭子歪扭着，嘴巴一張一張的繞上一圈白沫子，腰眼用力的擺兩擺，「扔崩」的跳了起來往裏就跑——腿打着顫，手按着肚子。

把狄大娘急得祇跺腳：「狄禿子，狄禿子！」

狄禿子的臉「嗡」的漲得通紅，死勁的吼了起來：

「揪住他，廢物東西，叫你扭住他！」

那個怪不安的斜了老爺一眼，趕快的趕上兩步，把全肚子的氣都使在陸五的身上，衝着陸五的後背心「吧」的一掌揪住：「回來！」

陸五的兩手捏着黑長衫捂着肚子，腰眼死勁的擺，想把後背心的手擺開，可是人家揪住了，並且還直用力的往後拖。陸五不由得就往外退幾步：「蹬蹬蹬。」

陸五覺得頭發暈，眼睛冒金花，面前一片黑，不好，白沫子「撲撲撲」的噴出口來。

就着勁陸五祇腰一挺，扯着嗓子用力的喊：

「翠芬，我來了翠芬，咱們的小牛兒埋在亂葬崗子裏了，翠芬，你聽見沒有？翠芬！」

嗓子用岔了勁，尖的太尖，啞的太啞，像是一隻打缺口的汽笛，被不知趣的頑童拿起來死勁的吹：

「翠芬，我……」

狄禿子在南齊房的台階上祇是來回的轉，揮着手：

「捂住他的嘴，捂住他的嘴！」又來回的轉了起來。

於是這只破汽笛在人家的手掌底下就變成「唔唔唔。」可是還用力的：

「唔，唔，唔！」

由後頭院姨太太披散着頭髮跑了出來，一探頭：「陸五！」

狄禿子踩着腳吼：「回去，翠芬！」

狄大娘就衝着翠芬一個咀巴子，朝春梅一擺手：

「拉進去！」

春梅挽袖子拉住翠芬就死勁的往裏拖，翠芬的身子用力的往外撻；腳下可不得躡着別人陪進去，頭却往前院扭着，嗓子像在鋸一根細鐵絲：

「陸五，小牛兒呢，陸五！」

陸五一咬牙，朝着嘴上的手就是一口，痛得那傢伙「唔呀呀」的叫了起來，陸五就着勁喊：

「死啦，我，我已經吃了……，呀，呀……」手又按在肚子上，腰彎得像張弓，身子一

搨一搨的，一汪鮮血由嘴裏冒了出來，「呬」的倒在地上。

翠芬沒有看見，又「嗚嗚嗚」的掩在後院門裏了。

狄禿子往前跑兩步，又轉了回去，在台階上轉了一個圈，「蹉蹉蹉」的祇蹉腳。

「人命，一條人命！」

狄大娘的臉也白了。

那躺在地上的已經不動了，鮮血在嘴角上割成一條紫印。

老爺直着眼睛出了半天神，忽然狠狠的瞪着木在旁邊的聽差：「摸摸他，摸摸！」

那個試着步的往前踏，用一隻手指頭在地上的那個胸門上挨一挨。

老爺咬起牙來：「摸摸！」

那隻手就不自主的在胸門上一挨，立刻又縮了回來：

「涼了，老爺！」

老爺就又圍着台階轉了起來：「一條人命，這小子，吃了什麼東西，一條人命栽在我手裏，

呬！」

陸五噙着牙，眼眶子也滲出血來，圍着眼睛子兩圈黑。

突然：「蹉蹉蹉蹉！」春梅山後面像是被射出來似的，一歪身，差一點沒把狄大娘撞一個

跟斗。

狄大娘顧手就在丫頭的臉搗上一個耳刮子：

「慌什麼，死丫頭，要你奔喪嘍！」

春梅連氣都喘不上來了，就沒有顧到這些，手往前指指往後指指，又攥一攥，擺一擺，半天半天才：

「老爺，老爺，我，她，你，我……」

狄禿子看着這丫頭多費勁，踩着腳：「什麼嘍，什麼嘍慢一點說。」

好容易丫頭才緩過一口氣來：

「她，她，她，姨太太一剪子扎在嗓子，嗓子上啦！」

狄禿子把腳在台階上「蹬蹬」的亂嚷，衝着狄大娘兩隻眼發直：「兩條人命，兩條！」

狄大娘看着狄禿子的兩隻眼怪害怕，眼睛裏發黑，身子不由自主的順着門框子溜了下去。當差的偷偷的把身子湊近春梅，在耳旁邊偷偷問：

「她是生人妻（註）；呢？」

這時候鷄籠裏跳出來一隻老母雞，奔到院子當中扯着脖子叫：

「咯咯咯嘎，咯咯咯嘎！」

有一隻鷄剛剛生了蛋。

註：北地習俗，貧人不能自給者，夫多售其婦爲人妾媵，人呼之爲「生人妻」。

北極風

原
书
空
白
页

一陣晚涼掠過大漁莊的海面，天漸漸的暮了。

潮水冒着白沫子冲上沙岸，上來一大堆菜皮，爛海藻和一些碎碎的布條子；第二個冒着白沫子的浪頭還在老遠，第一個更急速的退了下去，挾着那些廢菜皮，爛海藻，和破碎的布條子，祇留給沙岸上一大條污濁噁心的白印子，可是：第三個冒着白沫子的浪頭把些污濁破爛的東西又搽了上來，有的留在白印的上面，有的夾在泊岸漁舟的中間，餘外的又隨着潮水落下去了，冲去第一條白印，又在上而留下一條更污濁的。

老遠的天空上一支墨雲，像一葉小汽艇似的疾駛過來，一霎眼的工夫就越過了雞公島。

幾個彪形大漢由泊在沙岸旁的小漁舟裏跳下來，褲腿子捲到大腿根，赤精着腳鴨站在水裏，讓潮水一下子沒過腳面，一下子又冲過膝蓋。一個個都呆望着雞公島那面：一支墨雲，箭似的駛過。

漁棚子裏鑽出一個老頭子張張眼，哆裏哆索的喊：

『往上拉，往上拉，別光看着……』

氣有些急，由缺掉大門牙的嘴唇裏噴出來的字就有些「呾呾呾」的：『別光看着，等一會大風冲了你的家，乖乖，這些孩子們！……』

大家夥都回過頭來斜了這老頭子一眼。

老頭子氣的直跺腳：「這些孩子們就不知輕重，大風沖了這的家，往上拉呀，往上拉。」

一大羣小伙子亢爽的笑了起來：「哈哈哈哈哈！」

「嘩嘩嘩」手心上兩口唾沫，兩隻手掌併攏來一搓：「拉呀，夥計！」

一夥子人就毛下腰「唉呀哼」的喊起來。

老頭子的嘴裏在嚶嚶着：「大風，嚶，大風，懂麼？」

順着沙岸邊緣的大道上突然「蹬蹬蹬」的跑過馬大叔來，穿着青布褲子青布小褂，青布緊綁腿，頭上撲散着一頭不整齊的小分頭，人家都叫他老鴉窩。

這條枯樹桿跑到沙岸上舒一口氣，兩隻小綠豆眼朝着漁棚裏翻，揭開布簾子往裏探探頭。

老頭子硬僵着臉，眼睛瞪着那老鴉窩，半天半天嘴裏「叭」狠狠的三口痰唾在地上「呸！」

馬大叔用眼角瞥了老頭子一眼，兩隻綠豆眼擠在一起，眉頭子用力的一皺，就又匆匆的奔到那最近一次的白印子邊上去，一隻頭左扭扭右望望，一會伸伸脖，一會踩踩腳，朝着站事水裏的小伙子們相面。

小伙子們還是在那裏「哼呀唉」的喊：「拉呀，小夥子！」

有一個不知怎麼一來，一轉身「嘩啦啦」一大灘水潑在老鴉窩的身上。

馬大叔急得由口袋裏掏出來一塊怪白淨的手帕在身上用力的揩，小腦袋後掙得通紅：「這算

什麼！」

小夥子們全都笑了起來：「哈哈哈哈哈！」

「這一下子可成了水老鴉了！」

「哈哈哈哈哈——」

馬大叔恨得牙根子差一點沒咬下來，腳在沙土地上踩得「叭叭叭」的山響：

「兔崽子，記住你，有個急需急用的可別找上我，讓你認識我——」待了老半天，「——水老鴉——」

那個笑得腰都直不起來，用手指頭不住的點着老鴉窩：

「嘻嘻嘻嘻，水老鴉，嘻嘻……」氣就喘不過來。

別人也都仰着脖子笑，把海水都吵得嘩拉嘩拉的響。

馬大叔的白眼珠子「撲撲撲撲」的翻瞪老半天，咬緊着牙根：「兔崽子，有樂子你瞧！」就用手圈成一個喇叭衝着海面上喊起來：「大發呀！大發。」

海水怒捲着衝上來，馬大叔趕緊往後一跳，這聲音就被海水捲着吞了下去，旁邊的人也祇聽見低語的：「大發呀，大發。」

馬大叔就更扯起脖子用力的喊：「大發呀，黃大發！」

潮水捲起高高的白浪花大吼着撲了上來，捲着這紅了脖子的喊聲又退下去，在岸上就顯下怪

可憐的淡淡的一聲：

「發……」

那傢伙還不肯憚：「黃大發，大發！」

脖子上的筋一根一根的全漲了起來，鼓盞盞的像是要炸斷似的。

拉船的小夥子們就嘆一口氣：「大發叔老老實實的人會借他的閻王帳，吃死人的，唉！」搖搖頭。

別人也都拉長了氣：「擘——」。

那吃死人的馬大叔還在那裏拼命似的朝着大海喊：「大發，黃——大——發——！」

這邊大家都望他：「擘——」

墨雲的後面拖着長尾巴掃過鷄公島，就有一股勁風掠過海面吹向大漁莊來。

老頭子漁棚子外面揪着鬍子叫：「風來了，快呀，快，小伙子。」

裏就跑。

海面上翻滾起更大的浪花，一下子沖起來四五尺，一下子又陷下去四五尺，讓人感覺着像在黑夜裏走在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上，深一腳，淺一腳，疑惑着不一定什麼時候會一腳陷在深坑裏爬不起來。

馬大叔在水邊上轉，不時的把手圈成的喇叭放在嘴邊上衝着海水叫：「大發呀，黃大發！」海水就衝他怒吼一聲：「嘩——拉拉拉拉！」

馬大叔急得祇搖頭，那老鴉窩似的頭髮就更加紊亂，像一隻不安分的小老鴉在上面撲着翅膀亂搗，一會飛起來，又飛不動，祇好委頓的落下去，可是又不甘心的撲搗着翅膀往上跳，那巢上的草枝棍就立起來又塌下去，餘外的攤到巢邊，撲象象的往下掉。

那羣小伙子回過頭來笑：

「老鴉窩呀，老鴉窩，急什麼急，大發叔翻在海裏一條命，你的小船算隻屁！嘩——」一口唾沫星子灑一地。

大風天，天黑得快，暮氣又在海面上罩上一層鉛灰。

馬大叔霎着眼往海面上搜索着。

老頭子搖着頭，衝着小伙子們嘆口氣：「做孽，你大發叔也怪，這早晚還把船放出去。」

小伙子們扭扭嘴「呷，人，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還不是，還不是……」衝着海邊上的馬大叔扭扭嘴：「喂？」

老頭子用勁揪着鬍子，就更用力的嘆口氣：「呷——」

小伙子們一個個的歪着臉，扭着嘴唇跟在一起慨嘆「真做孽！」

忽然一個跳起腳來往鷄公島那邊一指：「喂，那不是。」

大羣大伙的捱着眼，比齊嗓子：『哎！』

田鷄公島的背後轉過來一隻小黑點，在洋面上搖搖擺擺，搖搖擺擺，一會被潮水舉得老高老高，一會又被潮水壓得低下去，陷下去，埋在水底下，半天半天不上來。

岸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喔！』

腳底下「嘩」的冲上一個浪頭來，那小黑點就又被舉了上來。

人們的心就像通着一根小繩拴住那小黑點子上，隨着進隨着退，隨着上，隨着下。

馬大叔張着兩隻手跳呀跳的：『黃大發，黃大發！』

小伙子們「呸！」的把一口吐沫扔過去。

黃大發的船努力的由鷄公島那邊划過去，有時候，沙岸邊潮水「嘩」的冲上來一大節，那隻船就像『打冰出溜』似的往前溜一大段。有時候，浪頭忽然的塌下去，船就被埋沒在一片黑色的峭壁裏：

大家都閉上眼睛

再睜開眼睛看的時候，船又不知在什麼時候退回去一大段一大段。

馬大叔的臉紋隨着船扭，一時往外裂，一時皺在一起，顧不得一口一口的風往嗓子眼裏灌，用力的叫：『大發，當心呀，大發！』

小伙子們撇撇嘴：『貓哭耗子假慈悲，大發叔一條命在你眼裏歸！還不是一條船，一條……』

「把中指伸出來往前一送：『耶！』」

馬大叔做着勢子往這邊撲。

這邊就裂裂嘴：「人家有妻子老婆的，漂不了你，水老鴉！」

風挾着牛吼由鷄公島吹過來，潮水「嘩啦啦，嘩啦啦」的往沙岸上澗。

小船得了風勢，穿着浪山衝了過來，大浪搖子一個一個的往船身上撲，小船就像用力的掙扎着似的，用力的往左一擺，往右一擺，歪歪斜斜的，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

大浪「嘩」的一下子撒開，岸上已經可以清楚的看見船上的人了：大發叔一個人坐在船尾巴上，用力的扳着舵，全身的力量都仰在後面，那小船還是幌蕩蕩幌蕩蕩的，全身都淋着水，就像在口子外面纔遇到一場大暴風，沒有柵子沒有傘，雨水就無情的灌滿一船。

沙岸邊上的人齊着喉嚨叫：「大發叔，小心呵，大發叔！」

不成，「出口的聲音便被迎頭的風堵了回去。」

馬大叔也張牙舞爪的：「大發，快呀，大發！」

一樣的，風把這聲音送到樹林子裏去了。

墨雲已經拖着尾巴飛到沙岸的上空，岸邊沒有沾水的黃沙都被揚了起來，大漁莊染成了一片黃色。

大發叔的船疾速的衝上來，急得大發叔緩在船尾巴上用力的喊：「夥計們，截住！」

把褲腿擄在大腿根的小伙子們便一個一個「撲通，撲通」的跌下水，淌着浪頭撲上去，一把拖住船幫。

船在狂風疾浪裏穩住了。就有人喊：「您想想吧，大發叔，不要緊……」

鬆了力，大發叔像害了一場重病，頹然的依着船梢，有出氣沒有進氣。

漁棚子外面的老頭子深一腳淺一腳的踱過來，顫着嗓子埋怨着：「什麼時候還把船放出去，命呵，命，小命一條，大兄弟！」

大兄弟好容易緩過一口氣來，把手理着他那花白鬍子，咬緊牙搖搖頭：「沒說的，老大哥，天生的窮苦命，你比我數餘點也強不了多少，你還不明白？」緩口氣斜着睨了老鴉窩一眼：「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您懂這句古話？」老頭子祇有嘆氣的份兒：「可憐見的，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呀！」

馬大叔迎風站在沙岸上也舒了一口氣，用手伸在頭上理順着他的老鴉窩，怪閒適的：「用力拉呀，拉！」

小伙子們狠狠的「呸！」大口的黏痰吐在他的腳底下。

船已經拉上來了。

大發叔由船上跳下來，身子縮成一團，渾身像洗了一個澡，拱着手：「辛辛苦苦，諸位，辛苦！」

忽然背後「巴」的一巴掌拍上：「大發！」沉着嗓子陰沉沉的：「怎麼說？」

大發叔趕緊轉過身來抱抱拳：「辛苦您，辛苦，馬大叔！」

馬大叔把頭仰得半高：「少費話，怎麼說，今天！」

大發叔鋪撒鋪撒濕在身上的水，努力的使臉上堆下一堆笑來：「沒有您不聖明的，馬大叔，我說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可是，可是……由嗓子底下擠出兩聲乾笑：「今天沒有見錢，您……」

馬大叔把臉繃得死板板，揚揚眉毛：「我租給給你，租費欠了不給說聲沒有錢就算了數啦，就！」

大發叔竭力的把臉色弄得和藹，可是慘白鬍子直往下滴答水：「您，馬大叔，您老抬抬手，馬大叔，明天，一準，明天！」

老鴉窩怔了好半天：「沒見錢？」

那個就好像更謙卑起來：「我活了一把年紀，馬大叔，街坊隣居都看見的，馬大叔，老了，奔不上……了！」

烏老鴉的鼻子裏哼了一聲，嘴角上勾上一紋奸笑：「你兒子呢？聽人家說你是有妻子老婆孩兒的！」

這剛由水裏爬出來的老頭子，就像被人兜胸揍了一拳似的：「兒子？孫子都見了，馬大叔，

您還提那件逆東西，一個多月，大漁莊裏您看見他的面？」

旁邊的小伙子們看不慣，粗聲粗氣的喊：

「大發叔，您的船抬上去吧，今天晚上風大！」

馬大叔猛好一機伶，過去一攔手；「慢着！」

轉過頭來望望大發叔：「沒有錢！」

「您高高手，大叔，明，明天……」

那個連聽都沒有聽，用手式把對方的話堵住：

「那麼，那麼魚是我的啦！」斬鋼刺鐵的。

大發叔差一點沒有跳起來：「大叔，那是命，那是，忙了一天在浪裏打滾，大叔，一天水米沒沾牙，那是，那是命……」

大發叔的手捧在一起，兩隻老腿彎着，戰着，抖着，差一點就跪在黃沙地上：「您行行好，大叔，您祇當是買鳥放生，您祇當，您，一天水米沒沾牙，大叔！」

大叔的兩隻小綠豆眼瞪的溜圓：「少廢話，卸下來！」

伸手就由輪裏揪出兩條來扔在沙土地上，嘴裏罵罵咧咧的：「奶奶的，都是小偏口，奶奶的，卸下來！」

大發叔踉蹌踉蹌的奔過去，嗓子接不到一塊：「大，大叔，我給您磕一個，大，大叔！」

大叔突然變成一個唱大花臉的，嗓子裏也不知由什麼地方來的那充沛的氣力：『卸下來！』大發叔的眼淚和臉上的水珠混在一起：『這樣，大叔，馬大叔，您給我留下兩條，給，給我那小孫子，小孫子生病，我就這一個，小孫子！』

馬大叔回過頭來狠狠的就是了一口痰：『呸！』

老頭子臉都怔紅了，眼珠子差一點沒有嚙出來，胸口像起了浪頭，一起起來多高，一低又低下去多低，咬着牙子噪腳：『卸吧，卸吧，冤有頭，債有主，有受夠你的一天！』

旁邊小伙子都把袖口擡起多高，『喋喋』掌心在兩口唾沫，狠狠的搓一下子：『奶奶的！』大發叔急得祇打躬：『老看我，看我，老兄弟，這是我的命，我的命，我就是這個命！』有一個就嘟囔着：『揍不死你，小舅子！』

半艙的魚扔滿一沙地。『這是命呵！』

大風吼着，掠過洋面，拂過沙地，穿過沙岸邊的樹林子，用力的擊打着樹枝，讓那被虐待的枝桠像鬼似的尖嘯着，烏雲裂開，撒下一把金光來，綴着一聲裂空的巨響！

天發怒了！

大風又由海面上捲了過來，一丈高，兩丈高的浪頭像倒了一座峻壁似的撲了過來。

小伙子們不自主的隨着風退到沙岸的邊上去，又努力的撲過來：『大發叔，船，搶過來，這風，小不了，搶上岸來，大發叔！』

一個個都撲向船去。

樹林子裏突然冒出來一聲悠長尖厲的聲音，拖長着：

「爹呀，爹……」

大發叔把手按一下子：「停一歇，大兄弟！」

「爹呀……爹……」

樹林子裏冒出來一個小婦人，頭髮被風吹得披散得到處都是，衣襟也讓風掀得死勁的往後扯，懷裏抱着一個小孩子，用棉被包裹着，讓人疑惑抱的是一捲行李：「爹呀：魚販子要魚了！」大發叔的鬍根都冒了起來，厲聲的喊：『我知道，回去！』

聲音被疾風立刻送到小婦人的耳朵裏，像在耳邊打了一個疾電，身子吃驚一抖。

「回去！把孩子抱回去！」

那個顯然發現自己做錯了事，怪不安寧的指指行李捲裏囁囁着「他們他們逼住要魚……還有他，爹您再多捉兩條魚……」

老頭子像被人在老臉上重重的搗了一記耳刮，沉默了。

孩子在棉被捲裏「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女的又苦着臉「爹……」

老頭子看看攤在地上的魚眼淚流了出來，咬一咬牙把腳一跺：『我去，我再去打！』

返轉一來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船上往下一推，船就立刻滑進那深沉的墨海裏。大浪嚇着。老

頭子用力的往船上一躍，小伙子們撲過來沒有抓住：『大發叔，大發叔，去不的！』

『大發叔，大發叔，您回來！』

漁棚裏的老頭子踩着腳：『魚？這裏有，大兄弟！』

小婦人楞在樹林子的外面了。

『大發叔，大發叔！』

『大發叔，大發叔！』

狂風把聲音送得老遠，老遠。

狂風也把浪水捲得老高，老高，像幾千頭獅子一齊張大了嘴：「哇，嘩！」

一沓黑影子像箭似的順着大路奔下來；跳着，號着：

『爹，爹，爹！』

有人輕輕的問：『誰？』

一個忽然跳起來：『大發叔的兒子！』

『爹，爹，爹！』

爹的船已經沒進黑沉的浪海裏去了。

小伙子跳到沙岸上來，把頭四下擺：『我爹呢？』

有的嘮嘮嘴：『坐着船下去了！』

小伙子猛的就往海裏撲：「爹，那不行，這是北極風，要命的！」
抬起腳來往老鴉窩的身上就是一腳。

老鴉窩被踢得一溜滾「哎喲喲喲！」

小伙子一腳手：「船來！」

漁棚裏的老頭子往前冒冒頭：「老實姪……」

小伙子踩着腳指着海水：「我的爹，爹！」

跑過去扯起一隻船來往海裏就拉。

墨雲猛的擊了下來，像塌了屋子似的：「格拉拉拉！」

海水猛的往前撥，三四丈長的大水捲子，人都不自知的往後退。

水撲上來，又捲下去，海水帶去一攤魚，一隻船，一個人。

海水再撲上來的時候，把一片破裂的木板送 大漁莊的沙岸上。

風在嘯，浪在吼。

樹林子外面的小婦人抱着捲在棉被裏的孩子楞住了。

大漁莊上的勁風掃過樹林子。

「格拉拉」一株老樹倒在婦人的前面。

偃龍旗

原
书
空
白
页

打開包袱，把金背大砍刀往土壩上一扔，刀尖就着勁陷進泥土裏半截，刀身被壓迫着，躬着身子往四外一個勁的亂顛悠，帶得刀柄上的紅綢繆子，也隨着風簸落落簸落落的抖得山響。

扭過頭來斜了癩痢頭一眼：

「夥計，把傢伙敲打起來！」

癩痢頭把繩子扯在手裏，立刻鑼鼓架上：「庫隆冬鏘，庫隆冬鏘」的敲了起來。

黃才貴伸手理了理他那八九寸長的糝白鬍子，然後慢條斯理的由馬襠的袖筒底下，擡出那一對馬蹄袖來，用力的往下一摔，抬起腳，衝着那雙青緞的雙臉皂鞋上，「拍拍拍」的一陣亂擡。

場子上已經圍滿了人。

癩痢頭還在那裏扯着繩子：「庫隆冬鏘，庫隆冬鏘」的敲打着。

黃才貴抬頭望望天：天不錯，老爺兒已經由東邊昇到了半天空，襯在天壇圍牆後面的紅色晨曦，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散盡了；隔場「數來賣」的曹麻子已經敲着三才板，嘶啞着嗓子唱起來了。

黃才貴輕輕的吁了一口氣，把腳往地下一跺，一轉身，大襟掄起來掖在搭襪上緊跟着一個旋風腿，把金背大砍刀搶在手裏，往當胸一抱。

慘白的鬍子讓晨風刮得直往北邊歪。

四周圍的看客們鬨聲的喊起來：

「好！」

忽然「庫隆冬鏘」像斷了線似的戛然停住了。癩痢頭把兩隻手一叉，站在場子的犄角裏。

黃才貴抱着刀衝大家夥拱拱手：

「在下大兵黃給諸位子弟老師傅們行禮！」

順勁慘白鬍子往後一捧，金背刀溜着場子一個大圓圈：

「癩痢頭！」

癩痢頭把手指在頭頂上抓了一抓：

「有！」

「把咱們的旗號扯起來！」

癩痢頭順手往糖箱子裏一扯——

一面滾繡黃龍旗穿在竹竿子上，當場一插，迎着風滿處的亂翻：

嚇！大清國的旗號。

大板凳上坐着兩個白鬍子的老頭子，忍不住的用袖口沾沾模糊了的眼，偷偷的交換着斜視了一下，點點頭，含糊的咕嚕着：

年輕的漢子們就湊份子的大聲叫起好來：

「好呀！大兵黃。」

曹麻子一眼瞥見了那場上招展着的黃龍旗，「刷刺刺」的把金鏢骨往半天空一扔，拍着「三板」呱呱搭搭，呱呱搭搭的高聲喝唱起來：

「唉！骨頭一打響連聲，

不說如今表前清！

專制時代人民苦，

人都餓成骷髏骨；

自從光緒庚子年，

北京鬧了義和團，

四處刀兵人慌亂，

北京城裏冒黑煙！」

「呱呱搭搭，呱呱搭搭，」三板纒在尾巴後面敲着。

大兵黃正把大刀總子往身後一曳，剛拉好架子要練下去，突的把式子一收，氣得腦筋都迸了起來，把刀往場子外面一指：

「曹麻子，我操你這小舅子，你滿嘴胡咬什麼蕪，緊貼緊鄰的，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大兵黃

是個什麼人物！」

曹麻子把金錢骨「皇朗朗」的一幌，閃着他那窩瓜臉，嘻皮笑臉的：

「我知道，大兵黃，天橋八大怪第一怪誰不知道，前朝賞過六品功名，大清國新兵教練團的大師兄！」

說着說着就又「呱搭搭，呱搭搭」的敲着他的三才板唱了起來：

「大師兄，紅燈罩，

他們的來歷不知道，

鬧得百姓不安生，

一直去奔西安城！」

場子外面的人就像剛開瓶的汽水一樣，猛古丁的把大笑噴射出來，灑得到處都是。

大兵黃賭氣把金背大砍刀往地上一扔，「噪！」刀尖插到泥土裏，刀身就往四外搖呀搖的。大兵黃把馬蹄袖往肥袖筒上一搭，衝着夥計白了一眼：

「癩痢頭，抄傢伙，咱們跟這小舅子拚了！」

腦門子上一根筋一根筋都迸了起來，八九寸的山羊鬍子捩得老高。

看客們都胡胡盧盧的把嘴巴掩了起來。

曹麻子「皇朗」把金錢骨一撒，夾在胳膊窩底，兩隻拳頭抱在一起，嘻笑着，嘴巴就歪呀歪

的，歪到左面腮幫子上：

「老大哥，您多原諒，咱們哥兒們過約多，玩笑歸玩笑，正經歸正經，您聽我再數段好的給您消消氣。」

說着說着，突的把金錢骨往外一抽，「迸」的扔到半天空：「皇朗朗朗」……

看客都裂着嘴看着曹麻子。

大兵黃把巴掌往大腿上一拍：

「小舅子，說好的！」

曹麻子衝他歪歪嘴，一手裏的三才板：「呱搭搭，呱搭搭！」：

「咳！在座諸君聽分明

聽我表表黃大兵，

忠心耿耿念故主，

要保小皇上坐龍庭！

大兵黃，真叫行，

地躺金刀練的精，

小皇上要把龍庭坐，

凌煙閣上第一名！」

金鏡骨又「皇朗朗朗」的死勁地一晃，歪着嘴把舌頭伸得老長，轉着身子斜溜溜的衝大家夥轉了一個大圈子。

別人都滿意地笑了。

曹麻子可把那牛膀骨往別人跟前一送：

「勞您駕，賞一個！」一面揚着脖子衝着那面黃龍旗：

「怎麼樣，老大哥，小兄弟給您作揖。」

大兵黃用手理鬍子，不屑的披披嘴，毛腰又把大砍刀拾到手裏：

「咄！這小舅子！」搶眼看下坐在大板凳上的兩個老頭子；那兩個老頭子正巴巴着四隻昏花的老眼望着大兵黃。

大兵黃就壓低了嗓子和別人說：

「照說嗎，老爺子，咱們這可不同別的走江湖賣藝的，咱們這吃的是江湖飯，照有養底子的，人說可歸爲一隱，有朝一日真龍天子出世，有咱們翻梢的日子！」

別人就點頭啞嘴的讚嘆。

忽然，那一個捂着腦袋由大板凳上跳了起來，灰白色的小髮辮氣得撇了起來，一反身抓一個小夥子的胸脯跳着腳罵：

「擠什麼？擠什麼？烏球叫烏啄去啦，也要看看哩人家的腦袋上好碰，一把年紀，當初拉硬

弓的時候也沒有叫弓弦碰一下子，倒叫你這小子碰……」

驍的大兵黃一楞神。

那小夥子用勁的把那個一摔，老頭子一滋歪，倒在大板凳上，反身剛要……

那小夥子可扒在地上給大兵黃碰了一個頭

「師叔……」

師叔低頭看着，鬍子喜的一撇：

「小舅子子，我當是誰，王得標！」

王得標一腦門子汗，胸脯還一起一伏的。

黃才貴就用手指指：

「起來，起來，什麼事，王得標！」

王得標一欠身爬了起來，往前搶了兩步，把嘴巴扒在師叔的耳朵邊上，嘴唇一張一張的。

黃才貴的鬍子就隨着王得標的嘴巴往左歪一下，往右歪一下，一會兒把鬍子擡得老高，把金

背刀往身後一背，大着嗓子：

「真的，小舅子？」

那個把兩隻手往下一垂：

「所以我特意跑來招呼您一下。」

黃才貴笑得差一點沒有跳起來，右手一把掌拍在小夥子的肩膀上，大聲的喊：

「這一下子咱們不是翻了梢了嗎？」

王得標就哈着腰往後退一步，必恭必敬的。

「就是說，師叔！」又哈着腰往後退一步。

後面坐大板凳上的老頭子忽然抱着腳跳了起來，滿臉掙得通紅的，一把抓住小夥子的肩膀：

「咳！咳！咳！人家的腳啦！練功夫的人，後腦勺子上也不長個眼珠子，人家的……」

大兵黃趕緊把金背砍刀插在搭袱上趕上去把王得標往邊上一扯，衝着老頭子一個單腿安：

「老爺子，您大人不見小人怪，這小子他是喜歡昏啦，我大兵黃回您的話，您不是看見……」

「斜着眼珠子往四外一溜，把嗓子壓低得誰也聽不見，旁邊的另外一個老頭子，就使勁的把頭擡過來，昏花的老眼一霎一霎的。

四周圍的看客都好奇地伸着頭看這三個老頭子，有的以爲大兵黃這一來準是有什麼絕招表演了，就得意地跟別人指手劃腳的演講起來。

王得標却偷偷地溜到癩痢頭的旁邊，兩個人抱着胳膊低聲的談論，那個不時地裂着嘴把手指頭往腦袋頂上搔那麼一下兩下的。

忽然在那三個喊喊喳喳的老頭子裏，像起了一聲雷似的一喊。

「這不是該着咱翻輸嗎？您想！」怪得意地挺起胸來，把手在黃馬褂上不住的撫摸，可還

忍不住的要把唾沫星子，由白鬍子底下灑到別人臉上去，就把嗓門更擴大一點：

『隱隱隱，該咱出山的時候，咱們還不是就得出山，俗語說嗎，養……』沒有養出來。

別人被他這一嗓子嚇得都蹣跚起腳來掃一眼，曹麻子把牛膀骨收在懷裏，輕輕的和別人說：

『大兵黃又發神經病了。』

大家夥就鬨聲的笑了起來。

其實就有人沒當大兵黃發神經病，那兩個老頭子，文皺皺的由大板凳上站了起來，衝着大兵

黃拱手：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寶劍英雄，從此有用武之日矣！恭喜，恭喜。』

大兵黃也把手拱在一起：

『主上的洪福，兩位老爺子的造化！』

那兩位老爺子就怪熱心的一伸手：

『才貴，有事你治公吧！』

大兵黃裂裂嘴：

『有罪！有罪！』拱一下手，翻過身子來大着嗓子喊：

『癩痢頭！』

癩痢頭一攬手。

『趁着老爺爺高興，把咱們的梨膏糖每位大爺送一塊，我大兵黃今天大贈品，要錢的是孫子王八蛋！』

又一把扯過王得標來：

『得標，滿處去跑跑，師叔師大爺，師兄弟，越多越好，找來在我小場場眼會一會。』

一巴掌往王得標的背脊上一拍，那個就直着脖子，跑了出去……

大兵黃把金背刀的紅繩子理理正的讓牠順黃馬褂的袖子上流下來，在場子上的溜溜的一個旋風腳，跟着勁，一個早早地拔葱，把黃龍旗拔了起來，扛在肩上往外就走：

『媽拉巴子小舅子，今天我大兵黃也翻了梢了！』

大夥兒像做了一個噩夢，莫名其妙地看着這詭異的舉動，有的瞪着眼，一霎都不霎；有的張大着嘴，讓口涎順着嘴角流下來；癩痢頭拿一塊梨膏糖送上去：

『大叔，來一塊糖。』

那個怔一怔，不知道是幹什麼的。

癩痢頭就笑一笑：

『不要緊，大叔，師傅交代過，今天師傅大請客，吃糖不要錢。』又故意把聲音壓低一點：

『今天他老人家高興！』

六月底的晚風祇掃去了太陽的餘暈，熱氣中地面上蒸發上來，中午天下過一場雨，現在天已

經瞭了，可是耐不住的潮濕氣不住的往人皮膚裏鑽，於是就由人身的毛孔裏擠出不少的汗水來。這是一個令人不耐煩的晚上。

王得標自從一清早和大兵黃分了手，就沒有再露一露面，牛犢角胡同八號大雜院的西廂房裏祇坐着三個人，那兩個彷彿比大兵黃年青些，下巴底下光亮的，赤着膀子，一身的肱膀肉。

大兵黃正在發脾氣，一巴掌死勁的拍在旁邊的光脊梁上，噙着破鑼嗓子：

「奶奶龜孫子的得標這小舅子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的人呢？鬼也沒有一個，他見你怎麼說！老五！」

那老五把光肩膀一聳：

「他叫我到你這裏來嘛，誰知道，這小子一來滿頭的汗扔下一句話，抹頭就跑，影子都抓不住！」

大兵黃用力的把桌子一拍：「呸！」

「就不是辦事的衙役，張大帥單看中了他！」

桌子上的茶壺碗被震顛的不住的「皇朗朗」「皇朗朗」的亂幌悠。

另一個光肩膀的就着勁從桌子上拾起一隻茶碗來，往嘴裏倒，忽然一下子又扔到桌上：

「奶奶的，沒水！」

大兵黃往轎椅角斜一眼，癩痢頭下躲在那裏，大兵黃的鬍子就一抓：

「傻孩子，還不給你鐵師叔沖水去！」

癩痢頭嚇得一怔，楞楞的看着師傅，不知道幹什麼事，師傅一賭氣把眼珠子瞪得老大：

「沖水！」

這一嗓子才把徒弟的魂由黑甜鄉裏叫了回來，拖着懶散的步伐，拾起茶壺，把房門的門帘一扯：

「呸！緊跟着「啲啲啲啲！」茶壺掉在地上，「匡朗朗」跌成八片。癩痢頭站不穩，一隻腳抬得老高，一隻腳踉在地上不住的轉圈圈，兩隻手張呀張的，就好像要飛一樣，終於「撲」在地上，來了一個「大馬爬。」

由房門外面立刻失神落魄的蹣跚一雙腳來，硬生生的踏在癩痢頭的背脊骨上，痛得癩痢頭「嗆呀呀！嗆呀呀！」地直叫喚。

屋裏的三個人吃驚的把頭扭了過來。

門口的那個人來不及收腳，就踏在癩痢頭的背脊衝了進來。

大兵黃雲雲眼，大驚小怪的嚷了出來：

「王得標！」

王得標氣喘吁吁的，胸脯子一起一伏，腦門子的大汗珠子就好像六月天的雨一樣不住的往下淌……

鐵師叔撲撲撲撲，不得已的往前推推，張着眼瞪着王得標：

「怎麼樣！得標！」

那個嘴張着，祇見一呼一吸的喘氣！有話由喉嚨裏衝出來，就立刻被嚥進來的一口氣壓了回去。

地上的那個好容易爬了起來，一面的不服氣，氣哪哪的衝着蹣過自己一腳的人：

「嗎事！說話呀，鐵師叔問你哩！」

王得標掙的滿臉通紅，看着那一臉煞氣的賴師弟，指指自己的嘴。三個師叔可都張着大嘴，瞪着眼睛死盯着他；王得標急得渾身亂撲，亂掏，大家的眼睛就隨着他的兩隻手，由大襟轉到裏襟，由裏襟再鑽出來，摸摸褲腿，摸摸靴筒，半天半天……

大兵黃耐不住地揪揪自己的鬍子：

「出了亂子嗎？得標！」

那個搖搖頭，死勁地用手往板帶子裏面扣，拿兩個手指頭夾呀夾的——夾出一張濕漉漉的紙來，雙手遞給大兵黃。

大兵黃費了老大的事才細心把這張紙抖開，赫然的溜着邊三個大字：「委任狀」！在後面還有比豆腐乾大兩圈鮮紅欲滴的印。

大兵黃看了半天，不認識，祇有三個字眼熟，大半就是「黃才貴」——自己的名字。

黃才貴把這古怪的東西順手遞給老五：

「什麼玩意兒？老五！」

老五祇把眼角往低頭上掃了一眼，就把兩隻手拱在一起，滿面笑容的：

「恭喜！恭喜！師哥，你做官了！這是張大帥給你的委任狀。」

鐵師叔一下子跳了起來，扳着老五光肩膀：

「真的？」

黃才貴笑着摸摸自己的糝白的鬍子。

癩痢頭順着嘴角流下一條口涎，無聲的落在地上。

王得標好不容易才喘過這口氣來，指手劃腳的告訴人家他怎樣在大帥面前保舉這位師叔，比着「拍」的用手往桌子上一拍：

「好！大帥就用手往桌子上一拍：這小子有種，咱栽培他一下子，讓他帶隊兵，等皇上坐了朝，有他的頂子戴！……於是帥爺就給我這麼一張紙。」

大兵黃贊許地點點頭。

鐵師叔可還瞪着眼珠子氣虎虎的看着他的好師姪：

「那麼你黃師叔的隊伍呢？那裏？隊伍呢？」

老五也合了上來：

「就是說，隊伍呢？」

那個把笑臉一揚：

「還不就是咱們師姪嗎？我已經黃師叔約了，今天晚上三更天，新兵教練團的師叔們一位不缺！」

大家一齊把巴掌往桌子一拍「砰」：

「好小子！」

黃才貴就直着嗓子喊：

「癩痢頭，打酒去，痛快！」

癩痢頭扯開房門出去了，還聽見師傅大着嗓子喊：

「痛快！這一下子也讓人知道知道，咱大兵黃這點愚忠愚孝也有個報應的日子，咱黃龍旗沒有白扯，媽拉個巴子，自從革了他媽的命，天下那天不是亂閻閻，龍庭上缺了皇上還行？」

.....

六月底的天熱得人沒有一個不四鬢汗流的；下過一陣雨後，第二天地面上就又乾得裂了縫；香爐灰照樣的到處揚，迷人的眼，在人的臉上和着泥。

沒有事的人都躲在家裏不大出門。

天橋八大怪都照樣做着自己的買賣，大兵黃的場子却無緣無故的停了起來，祇有兩個耄頭子

知道：大兵黃現在真的翻了槍了。

可不是，大兵黃並沒有闲着，那一天都沒有闲着，白天像是沒事人似的，關起門來睡大覺。晚上可好，晚上這兩間小廂房裝不下，擠滿了人，有的光頭頂，（民國三年他們就把辮子剃了，這些人都還年輕。）有的可驕矜地拖着辮子。

北京城這兩天風聲有點緊，不知道消息由誰的口裏洩出去的，家家戶戶知道：有一天金鑾殿上還得坐上皇上，真的皇上，不像洪憲那樣，三天半，吹台。

大家都在等着這未來的命運，有的人已經又把朝珠馬褂由箱子底下翻了出來。

黃才貴整天的和人嘖嘖：『咱大兵黃赤胆忠心，要再再不翻梢，那叫天爺沒有眼。』

於是：——

在七月一日那天，天還沒有破曉的時候……

北京城的居民驟黑天就讓鎗聲給驚了起來，誰也沒有料到命運會來得這麼快，庚子，革命，洪憲，早已嚇破了胆。老頭子死勁踢着老婆子的腳，老婆子睜開惺忪的眼就慌慌張張去敲女兒和兒媳婦的房門。老頭子早一個人把箱子打開，吃力地搬着元寶金首飾之類的東西，躲在院子的一角，偷偷的挖土坑。女兒和兒媳直眉瞪眼的由房裏跑出來，故意把頭髮披散着，蹬蹬蹬的衝到煤屋子去，抓起一把灰來滿臉的抹得比張飛還黑。

這時候：——

由西皮市的盡頭衝出來一支人馬，迎頭一個老頭子，挺着胸，撐着一面黃龍旗，迎着曉風，「撲碌碌」地山響，四周圍，散兵羣，伏着腰往前爬。

由對面「噉溜溜」一粒子彈放着哨子飛了過來，「撲！」一頭撞在黃龍旗上，把旗子打了個洞，鎗子洩了勁溜着旗桿滾了下來，把老頭子的手背不經意的敲了一個紅印。

老頭子咬咬牙，回頭一招手：

「衝他奶奶的，小舅子！」

這面一陣風的，哇呀呀的往前一個勁的壓。

對面慌手慌腳的送過來一排密叢叢的排鎗。

黃龍旗的底下，大兵黃咬咬牙：

「奶奶的，小舅子，來！」黃龍旗順着風「撲碌碌」的，跟着黑壓壓的一片「胡呵呀」地衝過了三座門。

猛睜睜的看見前面幾個灰布袋，轎子反戴着，刺刀上縛了一塊白手絹，不住的擺呀擺的。

大兵黃微笑的回頭看看他的老五和鐵帥叔：

「小舅子，咱們翻了槍啦。」

太陽出來了，黃澄澄的太陽光照着大兵黃的黃龍旗，滿街的颯。

由人家門口裏冒失地鑽出一隻披散着頭髮的黑腦袋，看見了黃龍旗，嚇得一哆嗦溜了回去，

大門「砰」的關上，上下兩道栓管住。

大兵黃鄙夷地笑笑：

「奶奶的，皇上坐龍庭了哩！」

大兵黃翻了梢了，可是京城裏並沒有安靖，洋報上載着各省的督軍都有電報反對張大帥，七日那天飛機繞着紫禁城不住的「嗚嗚嗚」的轉圈，高起興來一個蛋，「轟！」的一下子，震得可北京城都亂幌悠。

聽說段琪瑞率着大軍順着鐵路線殺了上來。

誰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七日的早晨，王得標一腳踹進鐵師叔的門，扯住鐵師叔的胳膊往外就拉：

「走！鐵師叔！」

那個莫名其妙的：「什麼？」

「師叔在大帥面前拍了胸脯，咱們到廊房去打仗去。黃師叔說：他媽的，翻梢就翻到底，讓人知道黃旗龍是怎麼一回事！」

.....

北京城這兩天滿街跑大兵，東也是西也是，亂糟糟，亂糟糟.....

曹麻子提了一個小籃子偷偷摸摸的由小胡同裏鑽了出來，一把就被人按着肩膀捉在手裏，籃

子無半地跌在地上，三個燒餅在地上不平均地劃了三個大圈子。

曹麻子惶惑地回頭看看：「老總！……」

老總「揚嗓子」：「黃隊長開廊房，拉夫！」

「老總，老總，我上有……」

老總沒有管那一套，一個勁的揚着嗓子：

「鳥！奉公差遣，概不由己。」

曹麻子一樣是精壯的漢子，當伙子不見得便會累死他，但這一次在廊房的遭遇，曹麻子發誓也沒有想到。

段祺瑞的隊伍比張大帥的隊伍多得多，可是張大帥的隊伍却不見得不肯拚命。

七日的中午：——

飛機擰着廊房的屋脊飛了過來——「轟隆隆」的下了一個蛋，泥土濺起來丈把高，黃才貴的黃龍旗被震得「撲突突」的亂跳。

沿着鐵路線一面黑壓壓的灰布袋，實彈，刺刀。

「殺呀！」

「殺呀！」

殺得黃才貴腦門子冒起十丈火：

「殺！殺他媽的鳥！小舅子，幹！」把金背刀由搭襖上一抽，一掄一個大圓圈，一隻手舉着黃龍旗，順着鐵路線迎上去，腦筋迸起老高：

「殺！殺！殺！看他媽的誰殺過誰！」

金背大砍刀由後面往前一揮：

「來呀！殺他媽的小舅子！」

新兵教練團的隊伍就像一羣鴿子似的擁了過去。

「殺呀！」

伙子們扛着子彈箱在後面像螞蟻似的往前踏，綴在後面白隊的老總們就狠勁的拿皮鞭子往這些可憐蟲的身上抽：

「快！他媽的快！兔崽子！」倏的一皮鞭子抽在誰的背上。

大家的腿就拚命的往前踹幾步。

前面的老總們大聲喊着：

「殺呀！衝！」

最前面：黃龍旗像一條直線的往前衝。

對面忽然紮住了陣角，「嘟嘟嘟！嘟嘟嘟！」一陣機關鎗掃了過來，子彈放着哨子狠命的在人耳朵旁邊溜過去，伙子們的腿都變成了棉花，任憑皮鞭子抽在脊梁上也直不起來，汗……大

家早忘了出汗。

曹麻子楞楞的望着前面，子彈就像在他前面織成一片網，他祇影綽綽的看見前面，一面怪熱悉的黃龍旗一個勁的往前飄呀飄！……

『嗶嗶嗶！嗶嗶嗶！……』

黃龍旗還是往前飄。

『殺呀！他媽的小舅子！』

曹麻子的眼花了，前面的黃龍旗突然的一歪，僵折在地上，一點聲音也沒有。

曹麻子像是猛的省悟了似的，突的扔下了子彈箱，把後面的伙子閃了一個大跟頭，督隊的老總罵咧咧的喊了起來：

『槍斃吧！小舅子！』

曹麻子沒有聽見一直的往前跑：

『大兵黃，大兵黃，你……』

鎗聲漸漸的稀下去了，漸漸的祇賸下太陽照在僵倒在地面上的黃龍旗上。

七月天是夠熱的，榴火紅得像血，下橋寶藝場上差不多都支起布棚了！遮遮太陽光。

一個勁的大兵黃的場子上今年沒有人支布棚了！讓太陽晒在土地上，大板櫓在椅角上疊成一

落，幾陣雨水後的太陽沖晒過，已經白煞煞的起了霧。

鄰場上曹麻子搖幌着三才板孤獨地唱着太平歌詞：

「……………太平年，

……………，

……………太平年。」

布棚遮沒了太陽光。

隱身術

原
书
空
白
页

滿面淌着汗，急匆匆的由大東旅館外面闖進來一個人。

「是在這裏嗎？」

兩隻大眼四處的張望，汗水沒有手巾揩便自動的滴在地上，和地板上的泥土合成一個小圈。

「誰？」

「誰？」

「誰？」

帳房先生，茶房，和常在旅館裏聊天的暗探都伸過脖子來問。

那個人祇是喘氣：

「他，他……剛才，剛才……」

當暗探的把黑長衫的袖子往上一挽，往前湊一步，剛要……背後有人托住了胳膊：

「王老貴！」

暗探吓了一大跳，

「誰？」

背後的人笑了，身子稍微往前一閃，是一個瘦長的漢子，不見得貧血，可顯着蒼白，把瘦長

的手指往前一指：

「那是我大哥，刚才我託保的……」

王老貴立刻換上一臉的笑容：

「就是他？走了，我沒來他就走了！」

茶房和賬房先生都往前湊，搶着說：

「剛剛走，剛剛走，剛剛走半個多鐘頭！」

那叫做大哥的現在才有工夫掏出手絹來揩一揩額上的汗，把腰一躬，兩隻胳膊像機器人一般的一彎一彎的往前走幾步，然後回過身來問：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茶房和賬房先生都翹起大拇指來：

「像，太像了，」

茶房有點不甘心，就用袖子擦擦嘴巴扯住那瘦長漢子：

「我說劉五爺，這事說起來有點玄，這位先生要不是人有點神經病……」
還沒有說完，劉五爺就瞪起眼來：

「別胡說，那是張八爺的兄弟！」

茶房看看那位叫做大哥的張八爺，心裏想：

「這樣精明的人有那麼一個……」

沒有想完，櫃房裏的電話鈴叫了起來：

「的鈴鈴，的鈴鈴……」好心煩。

帳房先生和茶房便又像賽百米般的搶着進去，大聲的接着電話，像吵架般的和對方問話，然後又像打架般的鬧出來：

「在泰悅棧了，劉五爺，在泰悅棧了……」

沒有說完第二句，張八爺便又洒着頭上的汗跑出去了，劉五爺祇作是一句尾巴。

泰悅棧那面，圍着帳房的大板檯，官廳的茶房喊得最激烈，吐沫星子噴得人滿臉：

「大家聽聽看，好好的午覺不睡，硬在房裏插訣念咒，然後電鈴一揪，人家一進門，揚頭楞腦的就是！『你看見我嗎？』看見又怎樣？看不見又怎樣？敢情看見不行，楞頭楞腦的把你攆出來；『滾出去，滾出去！……』」

別人就都贊嘆的補充着：

「啥道理呢？啥道理呢？八成有一點神經病！」

那茶房就更興奮：

「可不是神經病，攆出來還不算完，再來第二趟，電鈴一揪，揪得你頭痛，進去吧，又是照樣來，『看見我嗎？』，明明我看見你了麼，爲什麼說沒看見？我硬硬頭皮說『看見了！』好，

巴的一個大耳刮子，差一點沒有搨上，要不是我躲得快！」

帳房先生端起大茶壺來斟了一杯茶。

「那麼爲什麼又算賬去了呢？」

那個搔搔頭：

「誰知道，我以爲還有第二趟，要是有第三趟我一定說看不見了，看他還有什麼把戲，可又算賬去了！」

好像不勝惋惜似的嘆一口氣，還沒有嘆出來，忽然背後悠長的一聲！

「擘……」

吓了他一大跳，一回頭，張八爺淌着汗立着那裏。

張八爺又掏出他小手絹擦着汗，輕輕的對劉五爺說：

「君甫又走了，不知道又到那個旅館去作怪。」

劉五爺把胸脯拍得山響。

「不要緊，祇要他不跑出天津市，不論那個旅館都有我的眼！」

要緊倒是不要緊，君甫少爺可不在天津市了，這後來很使劉五爺失望，因爲如果他去，不出兩天，他一定可以把這位擾亂了整個天津市旅館的君甫少爺交到他哥哥手裏了。

現在君甫少爺坐在由天津駛回北平的特別快車上眼睛有一點發直，好像中了邪魔，車上每一

個人，每一個乘客他看着都不順眼，他看了都想噁心。

那些人四腳拉叉的坐在車上，嘴裏嚼着大高樂牌兒的香烟，這個說：

「山本先生可對我真好，這回要不是他老人家做情，我可也發不了這筆財，你說我該怎麼謝山本先生呢？」

那僑就立刻熱情地抱住對方的身子，大概熱情中還帶一點羨慕吧：

「要有半分像你老哥精明，去通東洋人的路子……」

「要不是說呢？東洋人就是，哈……：山本先生再好不過，你要摸準他的脾氣……」

「哈……：」

「哈哈……：」

君甫少爺愛看過一陣子京戲，他彷彿看見戲台上那搽的大白臉上的奸紋，一條一條的在半空中描繪，一條一條的落下來，描在每一個乘客的臉上。

自然，即使他哥哥張八爺如果在座，臉上也必然描上那橫七豎八的奸紋，雖然後來張八爺在大後方是很「抗」的。

他越看越不順眼，於是他有一種慾望，都望把自己隱藏起來，別人看不見他，他也看不見別人。

他把手暗暗的藏在袖子裏，按照他的師傅，那位在天橋變戲法的，所教給他的法術唸起來：

「天皇皇，地皇皇。

「人來人往是非場；

「吾教祖師傳神法，

「從此隱身遊太荒；

「神靈童子來相財，

「六甲六丁齊相幫。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他用力的把腳一踩，嚇了坐在旁邊的那個老頭子一大跳，嘴裏嘟囔着：

「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年輕輕的孩子們還不安分……」

「君甫少爺都沒有聽見，他已經出了神，眼前迷迷糊糊的，身子像騰了空，他想：「這回可靈

了！」

他有一點傲然，神氣的往四外一望，四周的人沒有一個在看他，自然是別人已經看不見了，他的心裏清靜了許多，嘴角上掛上一絲笑意，輕輕的重覆着：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便閉上眼睛繼續的享受那一點心情上的玄然。

「老師是不會冤徒弟的，不然爲什麼要三跪九叩首，三十塊錢的拜師錢呢？」

他越想越有理，恨不得立刻把老師抱住親一下子。

那老師自然並沒有在車上，那老師自然還不得不在天橋的場地上敲他的小銅鑼：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一揭包袱皮，大喝一聲：

「這回我變一隻大鴿子！」

於是由包袱皮衣下揪出一隻又瘦又小的鴿子來，揉攏兩下翅膀使老老實實的蹲在師傅的手上了。

君甫少爺有點替師傅可惜，有這樣神法的人，可在天橋上變小戲法，真，君甫少爺決定回到北平一定要勸師傅換一換行當，有了隱身術，到東京去也可替國家辦一點事呀。

想得太疲倦，他有些想入睡了，又怕睡着了的鼾聲讓別人看穿了他的隱身法，便又不得不極力的忍住疲倦，竭力的睜大眼睛，看着面前一羣一羣的醜臉迷迷糊糊的在眼前浮動。

突然肩膀上被人用力的拍了一下，接着一聲大喊：

「八格！」

他聽了一大跳，回身一看，一個穿着草綠軍裝的日本漢子，怒目的望着自己。他立刻覺悟了，臉上立刻變得很自然，輕蔑的笑了一下，心裏可快樂的在想：

「這日本鬼子讓我的隱身法吓了一跳呢！」

那日本鬼子果然跳了起來，跳着腳大罵：

「八格亞鹿，你的……」

「拍」的一下子把君甫少爺的衣領揪了起來，另一隻手一拈——君甫少爺的臉上挨了一個耳

刮子：

「八格亞鹿，你的，你的，你的白粉的做買賣？」

君甫少爺的臉變白，他心裏想：

「不靈了呢，這隱身法，娘的！」

旁邊坐着的那老頭子看過去，就扯君甫少爺的袖子：

「孩子，人家東洋人問你話哩！」

剛才坐在車中大抽高樂牌香煙，大談山本先生的人們，都坐得筆桿條直的，一聲也不言語，就好像天下忽然變得需要肅靜了，便不得不守法的封住嘴巴似的。

全車裏祇有那麼一個穿軍裝的日本鬼子，一個子高聲的，讓人疑惑車箱裏就有他一個人：

「八格亞鹿，馬鹿，你，我問你的話有啦……」

君甫少爺漸漸的由幻想裏回來，發覺自己的衣領被揪在別人手裏，一般羞辱憤怒激了上來，已經完全忘記了隱身法，一股子正義支配他：

「我就拚了吧！」

那時候他確有這顆心的，生命，在這年頭，在君甫少爺的眼裏看來是笑話，該拿出來的時候，拿出去算了。不是也一樣「青史名標，萬古留芳嗎？」

這要是在平時，他不必再考慮了，因為他現在想起了他的師傅：

「要是師傅教給我的隱身法靈的話……」

他不能這麼樣的平白犧牲，他還憑着師傅的隱身法混出西直門，人家說：在西直門的外面，那西山的叢莽中有許多不願做奴隸的勇士。

北京城還沒有掛上日本旗之前，君甫少爺就愛上了那一首歌：

「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

他忍住了屈辱，心情漸漸的平靜下來，旁邊的老頭子不住的咳嗽：

「咳，咳，人家，咳，人家東洋人問你話哩，真，真是孩子人家的，咳……」

君甫少爺現在差不多是有一點感激了，他忍住屈辱，他鞠着九十度的大躬，把「良民證」掏出來，告訴人家他實在是吓暈了，其實是百分之一百的良善百姓。

日本人踏着大步闖過去，他舒了一大口氣。

旁邊的那老頭子輕輕的唸着：

「識時務者爲俊傑……」

他不再有心呀，又匆匆的抬起了師傅教給他的咒語：

「天皇皇，地皇皇，

人來人往是非場，

吾教祖師傳神法，

從此隱身遊太荒，

……

他仔細的尋找，是那一句唸錯了，讓他惹了這麼大的一個大亂子！

他沒有想出來，耳朵邊祇聽見「冬冬冬，冬冬冬」的火車響，這時候倒不僅是他的隱身法不靈，却好像別人都唸着咒隱起來了似的。

「冬冬冬，冬冬冬……」

君甫小爺的眼睛有點發直，彷彿他的魂已經飛到太上老君那裏告訴去了似的。

漸漸連冬冬冬的火車聲都聽不見了，身子像重重的被人槌了一下，他努力睜大眼睛看，眼前一大片空椅子，那些不知恥的，臉上畫着奸紋的傢伙都沒有了，祇有一個穿黑衣服戴黑帽子的漢子，對他指手劃腳「伊哩哇啦，伊哩哇啦！」的臭罵。

他大吃了一驚，一下子跳了起來，一眼掃見車外面擠滿了人，就像是到了師傅的戲法場子似

的。

這裏可不是師傅的戲法場子，因為就在車外面就有一張白色的牌子，上面寫着：

「北京東站」

這時候師傅的戲法場子上倒也是擠滿了人，擠得就好像站這台上的一樣，他在那裏敲着小鑼：

「噹噹噹噹噹！」

把一條包袱皮左擺弄右擺弄，就是不肯練，外面的人喊：「戲法好變了哩！」

他扭扭鼻子：

「再求一塊五毛錢！」

沒有人扔，都在那裏站着，指手劃腳的講究戲法裏的玄奧，有的等得不耐煩，便閑聊閑扯的踏到別的場子上去了，師傅可真有點頭痛，急得喊：

「諸位您帶着的給我扔個三個兩個，沒帶着的您給來站腳助威，有錢沒有您都是給我捧場，我都一樣感您深恩大德，要是看完了甩手一去，可別賴我罵他祖宗八輩！」

忽然順着風由場子外面飄進來兩張紙票：

一塊五毛錢！

「謝謝……」他一躬打下去，抬起頭來，由人圈子裏擠進來一個人——君甫少爺像在火車上

一樣，掐着訣，念着隱身法威威武武的站在師傅面前。

師傅的面上泛起一點喜色，一下子跳了過去，抓着他。

「是你，君甫！」

君甫少爺紅着臉，用手掙開師傅的手，嚶嚶嚶的：

「師傅，你教的隱身法不靈！」

師傅聽了一大跳，急忙用手按住徒弟的嘴，像是怪神祕的輕聲囑怪着：「這也好說！」便匆匆的收拾好土地上攤開的生財，就地一個羅圈說：

「在場的子弟老師傅們您多包涵，小徒君甫剛由茅山上清宮下山，帶來祖師的法旨，改日再

來伺候諸位……」

然後，真的像仙骨飄然似的帶着君甫少爺走到他那豬窩似的家裏。

君甫少爺祇是嘟着嘴：

「師傅，你教的隱身法不靈，試了好幾次都不靈，還差一點讓日本鬼子打了嘴巴子！」

師傅指着手：

「不靈，不靈也祇怪你學藝不精，這隱身法好在大庭廣眾喊的？師傅的隱身法是真正的仙法，你學不好還……？」

君甫少爺就好像真的看見師傅的隱身靈法，哭喪着臉：

「再求師傅慈悲！」

師傅便像不勝恨恨似的點點頭：

「要不是看你有點仙骨……站好，讓我仔細看看！」

君甫少爺便像上軍事操一樣的站好。

那師傅用着一種畫家，或者是前清宮裏選宮女一般的眼光眯着眼睛，望着君甫少爺直發毛。半鬍，那個怪玄妙的：

「唔……」吐了一口仙氣，突然的指着君甫少爺的鼻子問：「你還有多少錢？」

君甫少爺的身上好像受魔法的禁制，不由自主的把錢全掏了出來：

「一毛，兩毛，兩塊三毛，兩塊四毛……七塊八毛！」

師傅把手一伸：

「拿來！」

還等徒弟送過來，便一把搶了過去，申斥般的說：

「你被穢氣沖了，師傅拿這錢去買點香燭給你洗洗穢氣，師傅的仙法，嘍……」

君甫少爺正聽得出神，剛自鎮靜一下，師傅已經不見了，祇騰他一個人呆在這豬窩樣的屋子

裏。

他心裏想：

「師傅藉着隱身法出去了，我怕我不信哩！」
便要死心塌地的坐在這窩裏，一心一意的溫習他的咒語。

好像就是一霎眼的工夫，師傅山外面提了兩隻小紅燭來，看樣子也就值一毛五分錢吧，君甫少爺不敢問，呆呆的望着師傅必恭必敬的用洋火把那兩支小紅燭點上，又必恭必敬的一躬打下去，大聲的喊道：

「唵嘛呢以呢啤勅令……」

他的全身抖了起來，眼珠子瞪得比鴨蛋還圓，突然用手向君甫少爺一指：

「祖師爺來了，快跪下！」

君甫少爺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膝蓋上沾了一塊黏痰，他沒有敢動。

那裏做師傅的已經大模大樣的坐在床上，手指着徒弟唱了起來：

「我從茅山來呀！」

上清宮裏好自在呀！

都是小的手徒教你隱身法呀！

教我打坐都不得閑呀，

上清宮裏隱身法貴呀，

你纔給你師傅七塊八毛五分錢呀！」

調子唱得怪悠閑的悠閑着悠閑着，就又像師傅要錢似的大喝一聲：「過來！」

君甫少爺聽着往前跪一步，那個用手摩着甫君少爺的頭又唱了起來！

「我是你的祖師爺呀，

摩你頭頂洗穢氣呀，

從此仙法靈呀，

莫道你師名呀……」

師傅喘了一口氣，又神裏神氣的哆嗦一陣，站了起來，用手扯着君甫少爺，好像怪勞累的嘆了一口氣：

「你起來吧，你的穢氣已經教祖師爺洗淨了，剛才祖師爺怪我教你隱身法，命我告訴你以後不得告訴別人隱身法是和我學的！」

君甫少爺心裏想：

「學會了穩身法，我便到西山遊擊隊去了，告訴誰呢？」嘴裏可應着：

「是：」

師傅很滿意，便命令着：

「演一個我看看！」

君甫爺往後一退，暗暗的插起訣來，輕輕的唸着：

「天皇皇，地皇皇，

人來人往是非場；

吾教祖師傳神法；

從此隱身遊太荒；

神靈童子來相助，

六丁六甲齊相幫。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用力把腳一跺，他把身子一轉。

那師傅睜着一對大眼，四處的亂張亂望：

「徒弟，你在那裏呢？徒弟你在那裏呢？」

君甫少爺心裏祇想笑，他拚命的忍住，心裏在想：

「這回法術可靈了哩，這回。」

做師傅的還在四處張望：

「徒弟你在那裏呢？祖師爺把靈法傳給你了！」

眼珠子四處亂轉，每逢轉到君甫少爺身上便故意的閃開去。

「徒弟你在那裏呢？」

君甫少爺用力的揸着訣，生怕把這靈法放跑了，他蹣手出門，迅速的向西直門走去，他沒有向師傅告別。

師傅追到門口來，大聲的喊：

「徒弟，你真不是走了吧，記住祖師爺的話，莫道出來師傅的名字來呀！」

君甫少爺連回聲都不回聲，讓他師傅一個人在那裏見神見鬼，他祇注意的揸住這神法用勁的向西直門走去，他不敢坐電車怕觸了穢氣，像在火車上一樣。連由頭上滴的淌下來的汗他都不敢去揩，他走在路上，儘量的閃躲着路人，怕撞在別人身上讓別人吃驚。

他終於走到了西直門，天快要黑了，要照一貫的習慣，再過半個鐘頭城門怕要關了，鄉下人匆匆的往城外趕，由城外到城內來的祇有幾個拉散坐的洋車了。

城門口站着兩個扛鎗的日本兵，三四個專管搜人腰的警察。

他蹣手蹣腳的擦過警察的身旁，走過去了。

警察沒有看見他。

他蹣手蹣腳的走過去，擦過那兩個日本兵的身旁走過去了；

日本兵也沒有看見他。

他心裏想：「好靈的法術！」

突然背後大喝一聲：

「站住，八格亞鹿！」

一隻硬硬的鎗托打在君甫少爺的脊背上。

君甫少爺呆在那裏，像一隻木雞。